

3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L 9301.74~~

~~Ch L 9297.74~~

Ch L^R 9297/1184^T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七十一

求舊

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蓋以君子化民莫先敦本上行下效謂之德風王者居天下之尊崇政教之本欲民歸厚孰不務乎歷視前世淵潛草昧之際有過從欵狎之鄉風雲感會之辰有攀附飛升之佐逮

臨震極寧忘平生遂乃幸其地示留連長飲之恩懷
其人極萬戶千鍾之賜豈惟報德亦所推誠故典實
多編次咸在

周文王燕朋友故舊作伐木之詩曰伐木丁丁鳥鳴

嚶嚶

嚶嚶兩鳥聲也

漢高祖五年正月封丞相蕭何為鄼侯

鄼屬南陽

食邑八

千戶初何以父母害為沛主吏掾

無害若言無比也一云無人能傷害

之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嘗

佑之

佑助也

高祖以吏繇咸陽

繇從也

吏皆送奉錢三何

獨以五至是復益何二千戶曰咸陽特送我獨贏

錢二也

贏餘也衆人送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也

九月封盧綰為燕王綰豐人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

祖太上皇相愛

親父也綰之父與高祖之父太上皇相愛

及生男高祖綰

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

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

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綰嘗隨上下

避宅謂不

若其家潛匿東西

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為將軍嘗

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嘗從出入固內衣被食飲

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

莫及綰者封為長安侯綰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

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高祖欲王絳為羣臣

觥謂相濁也 望怨望也 及虜滅荼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群

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高祖欲王絳皆曰太尉

長安侯盧綰嘗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高祖乃立

絳為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

十二年十月封郎軍右軍為中牟侯始高祖微時有

急給高祖馬故得諸侯

是月帝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助行 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帝擊筑

似瑟而細頸也 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

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帝乃起舞忼

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難都

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

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

地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 之具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

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帝欲去沛父兄固請

帝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

西獻 獻牛酒也之往也皆往邑 帝留止長飲三日沛

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帝曰

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 極至也一至 吾特以其為

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廼并復豐比沛

文帝三年五月幸其泉因之高奴幸太原見故羣臣

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兩復晉陽中都民三

歲租畱游太原十餘日宣帝微時與杜陵陳遵有故

相隨博奕博雙陸奕圍碁數負進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及即位用

遵稍遷至太原太守廼賜遵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

官尊祿厚可以償博延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然君寧遵妻

名也云妻知負博之狀者著舊恩之深也遵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

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

元康元年詔為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帝自

處之其里居冢西闔鷄翁舍南帝少時所嘗游處也

賀安世之兄初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

為賀上書得下蠶室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

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為蠶室耳後為掖庭令而宣帝

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

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

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微怪賀聞知為

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

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帝謂安世曰掖

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帝追思賀恩欲封其

家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

身死進封故云封家也

賀有一子

蚤歿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少與帝同席研

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

損守冢戶數銷減至三十戶帝曰吾自為掖庭令非

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二年封御史大夫

丙吉為博陽侯初武帝末巫蠱事起告以故廷尉監

徵被詔至京師

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

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

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閑燥

處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勅保養乳母加致醫

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吉為人深厚

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

明其功也及霍氏誅宣帝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

庭宮婢則

則婢名也

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

未

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獄間者

章下掖庭令民夫上書自陳嘗考問

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

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

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

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歿有子孫皆受厚賞

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帝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

恩而終不言帝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

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

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帝將使

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

之也紼繫帝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

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吉未

獲報而疾甚非歿疾也後病果瘳瘳與愈同吉上書固辭

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帝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

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

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藥醫以自持又詔曰朕微眇

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

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

張賀輔道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

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

為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吉曾玄舜延壽皆

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皆受

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時張賀有孤孫霸

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哀帝為定陶王時韋賞以明詩為太傅及帝即位賞

以舊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賜爵關內侯

食邑千戶

後漢光武建武初徵樊曄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帝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為市吏餽餌一笥帝德之不忘乃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

二年更始所置廷尉行南陽太守事王嘗將妻子詣

雒陽肉袒自歸帝見嘗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每

念往時共更艱危何日忘之艱危謂帝敗小長安造嘗壁與嘗共破甄阜及

王尋等也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嘗頓首謝曰臣蒙

大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

靈武輒成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難

喪心失望以為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

開日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

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

其為群臣言嘗以匹夫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

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

為左曹封山桑侯

三年徵房子侯鄧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為

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辨之王莽末讌言劉秀當為天子或云是國師劉秀

光武語云何用知非僕手故晨有此言也故辨之帝大笑

六年春征西將軍馮異來朝異字公孫初從光武徇河北及王郎起光武日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萋亭時天寒烈眾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日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菱肩因復渡滹沱建武三年拜征西大將軍六年來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珠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萋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頓首謝十七年十月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

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欵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乃悉為春陵宗室起祠堂

十九年九月帝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光武嘗從皇考至南頓故識知官府舍宇每來

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嘗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曰陛下實措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二十六六年光武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
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肩出長安皆爲熹所濟活
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爲大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
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

張充與光武同學光武卽位求問充充已死

朱暉父岑與光武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卽位求問岑
已卒乃召暉拜爲郎

宋佑初學長安光武往候之佑不時相勞苦而先升
講舍光武卽位後車駕幸佑第因笑曰主人舊無捨
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

一云光武在長安時嘗與佑共買蜜平其親厚如此

念之賜佑蜜數碩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平其親厚如此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少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卽位
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
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衣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
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床
繻大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
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卽詣造迫於典司
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
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
阿諛順旨要領絕

要與腰同

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

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
 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
 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
 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相與
 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
 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
 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
 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
 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子陵瀨焉建武十七
 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曰下郡

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魏大祖以丁斐同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
 犯法輒得原宥與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
 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
 乃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問
 斐曰文侯文侯斐字也印綬所在斐亦知見對曰以易餅
 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
 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
 人家有盜狗而善損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
 復斐官聽用如初

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求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

王陵為發千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除時太祖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師子

王允所坐亦云耳於是主者選為驍騎主簿

王雋汝南人太祖之為布衣時愛雋以壽終于武陵太祖聞而哀傷及平荊州自臨江迎喪改葬于江陵

表為先賢也

司馬坊字建公為尚書右丞太祖為北部尉建公所舉也及太祖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

橋玄為太尉初太祖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橋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太祖嘗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大牢祭奠

自為其文

褒賞令載公祭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体

翳邈哉往矣吾以初年建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繇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

淵李氏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志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歿逝之後路有經繇不以斗酒隻鷄相遇沃酌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舊好胡肯爲此辭乎匪謂虛忿能貽已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

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劉勳與太祖有舊後爲廬江太守爲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

婁圭字子伯少與太祖有舊初平中在荊州北界合衆後詣太祖寵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

衛臻茲之子爲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勳賜爵關內侯

文帝初爲魏王延康元年六月南征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吳質字季重文帝爲世子時嘗在坐席後爲元城令帝卽王位與質書曰南史之游存者三人列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土從我游處獨不及門

魏馨壘恥能無愧懷路不去遠今復相聞

初曹真曹休亦與質

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為列將而質故為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路粹漢末為秘書令坐伏法文帝素與粹善聞其死

為之歎惜及即帝位特用其子為長史

楊修字德祖坐與陳留王交遊為太祖所殺死後百

餘日而太祖崩太子立遂有天下初脩以所得王髦

劍奉太子太子嘗服之及即尊位在雒陽從容出官

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劍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

昔所說王髦劍也髦今焉在及召見之賜髦穀帛

何夔為文帝太子太傅遷太僕帝踐阼封成陽亭侯

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

之當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勲焉以賢則君有醇

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病未瘳神明

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

邢顒文帝為太子時顒為太傅及帝踐祚以顒為侍

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

明帝為平原侯時母丘儉為文學及即位為尚書郎

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

晉宣帝為魏太尉景初二年征遼東天子詔弟孚子

師送過溫賜以穀帛牛酒敕郡守典農已下皆往會

焉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為歌曰
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羣穢
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
武帝即位就家拜崔遊為郎中初遊為文帝相府舍
人以廢於家帝錄敘文帝故府僚屬故及之

羊琇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及帝踐祚累遷中護
軍典禁兵放恣犯法每為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
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

侯白衣領護軍項之復職

又云武帝與羊琇接筵同席琇嘗謂帝曰若富貴見

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及帝為撫軍命琇參軍事帝即王位後擢為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帝踐

祚累遷中軍加散騎嘗侍琇在位十二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

何邵字敬祖少時與武帝同年有摠角之好帝為王
太子以邵為中庶子及即位轉散騎嘗侍甚見親厚

鄭默為散騎嘗侍初武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
與為輩求之州內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

與其父褒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
及武帝出祠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

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嘗愧有累清談遂問政
事

華廙少為武帝所禮累遷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

諸軍事坐事免官與陳勰共造猪闌於宅側帝嘗出
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雲
臺望見屢昔菑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
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爲
中書監

劉弘有幹畧政事之才少家雒陽與武帝同居永安
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
更令轉太宰長史

元帝太興三年七月丁亥詔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
臨君瑯邪四十餘年惠澤加於百姓遺愛結於人情

朕應天符命創基江表兆庶宅心襁負子來瑯邪
人在此者近有千戶今立爲懷德縣統丹陽郡昔漢
高祖以沛爲湯沐邑光武亦復南頓優復之科一依
漢氏故事

唐帝初封瑯琊王及卽位詔瑯邪國及府吏進位各
有差

穆帝以王洽爲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帝曰敬和
字洽

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時尙少數呼見意甚親
之今所以用爲令旣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
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

令拜洽苦讓遂不受

後魏道武天賜元年追錄舊臣加以封爵各有差

明元卽位初問左右曰舊臣之中爲先帝所親信者有誰時新息公王雒兒對曰有李先者爲先帝所知帝召先引見問曰卿有何功行而蒙先帝所識先對曰臣至愚細才行無聞適以忠直奉上更無異能帝曰卿試言舊事先對曰臣聞堯舜之教化民如子三王任賢天下懷服今陛下躬秉勞謙六合歸德士女能言莫不慶忭

文帝在東宮時賈秀爲太子中庶子及卽位掌吏曹事帝以秀東宮舊臣進爵陽都子加振威將軍又以谷洪爲散騎嘗侍南部長李靈爲平陽將軍雒州刺史李訢爲儀曹尚書領中秘書賜爵扶風公加安東將軍洪靈訢皆授帝經以舊恩拜又贈訢母孫氏爲容城君帝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旣總萬機溫習靡暇是故儒道寔有闕焉豈惟予咎抑亦師傅之勤所以爵賞仍隆者蓋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獻文與陸定國自襁褓同處及踐祚拜定國散騎嘗侍特賜封東郡王加征南將軍定國以承父頓辭不許又求以父爵讓弟遂乃聽之俄遷侍中儀曹尚書

孝文延興二年十二月詔以代郡事同豐沛代民先配邊戍者皆免之

宣武景明初自皇太子卽位詔宮臣增位一級

前廢帝普泰初盧同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久病強牽從務啓乞儀同初同之爲黃門也與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爲人素相款託至是帝以舊恩許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故

出帝永熙二年平東將軍致政董徽卒帝以徽昔授父業故優贈散騎嘗侍都督相殷滄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

烈

後周太祖時侯莫陳順少豪俠有志度從征伐有功累遷驍衛將軍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太祖同里閉素相友善且弟崇先在關中太祖見之甚歡

明帝爲公子時與少司馬蔡祐特相友善及卽位禮遇彌隆御膳每有異味輟以賜祐羣臣朝宴每別被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

武帝及齊王獻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宮中太祖令於瓜州刺史李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因賜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爲姪女賜與甚厚及武帝西巡幸

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勲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食彼桑椹尚懷好音矧茲惠人其庸可忘今巡撫留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並預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中廐馬一匹金裝鞍勒雜彩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又拜賢甥庫狄樂爲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別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放之

宇文孝伯安化公深之子其生與武帝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武帝同學後帝從容謂之曰公之於我猶漢高之於盧縮也乃賜以十三環金帶

隋高祖少時與雒陽元諧同授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祖爲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墻大危矣公其

勉之尉遲迥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諧擊破之及高祖受禪顧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食邑千戶

郭徽初仕後魏大統末爲同州司馬與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涇州刺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宇文慶初仕周歷延寧二州總管高祖爲丞相以行軍總管征江表次白帝以勞進上大將軍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相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年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帝龍潛時嘗與慶言謂曰天元寶

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恥姿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旣剪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數無籌畧但爲人所誤不足爲虞未幾帝言皆驗及此慶恐帝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恩顧且錄前言爲表奏之帝省表大悅下詔曰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

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帝每加優禮

李諤初仕周爲天官都上士開皇中累遷治書侍御
史高祖謂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
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
也賜物二千段累遷治書御史

韋師初仕後周爲賓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
後兼晉王廣司馬從帝幸醴泉宮召師與左僕射高
頴上柱國韓擒虎等於卧內賜宴令各敘舊事以爲
笑樂

鄭澤初仕後周定策以高祖輔政開皇初有罪除名
尋授開封隆州刺史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
宮帝賜宴甚歡因謂澤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
復爵沛國公上柱國帝顧謂侍臣曰鄭澤與朕同生
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澤因奉觴上壽
竇榮定初仕後周爲雒州總管高祖受禪來朝京師
帝顧謂羣臣曰朕少惡輕薄性相近者唯竇榮定而
已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十戶而遣之

司馬消難初仕後周爲交州總管時高祖秉政消難
與尉遲迥不受命遂奔陳初消難自北齊歸周高祖
父迎消難遂結爲兄弟情好甚篤高祖每以叔禮事

丹元記 卷之百七十一
求舊二
之至是陳平至京特免死配爲樂戶經二旬放免猶
被舊恩

長孫覽初仕後周爲大都督周武帝在藩與覽親善
及卽位彌加禮焉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
令省讀開皇中高祖嘗命覽與安德王雄上柱國元
諧李充左僕射高頰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州總管
賀若弼等同宴帝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若猜
忌每致寒心爲臣若此竟何情賴朕之於公義則君
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
問朕亦知公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漸相
親愛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
爲蜀王秀納覽女爲妃

楊義臣代人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大將軍知高
祖相貌非常每自結納開皇初封秦興縣公歲餘從
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盤力戰而死贈大
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時義臣尚幼養於宮
中年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帝
嘗從容言及舊恩顧義臣嗟歎久之因下詔曰朕受
命之初群凶未定明識之上有足可懷義臣與尉遲
迥本同骨肉旣狂悖作亂鄴城其父崇時在嘗山典

司兵甲與迥隣接又是至親知道逆順之理識天人之意卽陳丹欵慮染惡徒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內侵橫戈制敵輕生重義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貫幽顯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門義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編之屬籍爲皇從孫

劉景仕周尚公主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爲將帥位望顯隆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

郭榮初爲高祖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藩邸大夫高祖受禪引爲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

盧賁開皇初爲右將軍與華州刺史張寶等謀黜高祖蘇威事泄免歿及爲齊州刺史民饑穀米湧貴閑人糴而自糴之坐是除名爲民後從幸雒陽帝從容謂賁曰我始爲大司馬時卿以布腹心於我及總百揆頰繁左右與卿足爲恩舊卿若無過者位與高祖齊坐與凶人交構繇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當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效以至於斯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

虞慶則與高祖有舊因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
賚酒食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帝賜御史酒
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侯曰飲此酒
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嘗如今日世守富貴

權武自高祖爲丞相引之左右及受禪增邑五百戶
後六歲拜浙州刺史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
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在職數年以創業之舊進位
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

煬帝大業二年七月壬戌擢藩邸舊臣鮮于羅等二
十七人官爵有差

九年冬十月乙酉詔曰博陵昔爲定州地居衝要先
皇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肅風義高姚邑朕
巡撫氓庶爰屆茲邦瞻望郊壠懷德思止所以宣播
德澤覃被下人崇紀顯號式光令緒可改博陵爲高
陽郡赦境內死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
吏皆量才受職

趙才帝爲晉王時以上儀同三司配事及爲太子拜
右虞侯率帝卽位轉左備身驃騎後遷右驍衛將軍
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
聲歲餘轉右武侯衛將軍

張威虔煬帝爲晉王時爲司刑參軍及王爲太子爲太子舍人帝卽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藩邸之舊加開封府尋拜謁者大夫

段達煬帝爲晉王時爲參軍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

裴虔通河東人煬帝爲晉王時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較尉及卽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遷直閣

獨孤盛上柱國楷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以左右從累遷爲車騎將軍及卽位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爲左屯衛將軍

諸葛穎煬帝爲太子時爲藥藏監及卽位爲著作郎後錄恩舊授朝請大夫帝嘗賜穎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道後昆其見待遇如此

帝王部

求舊第二

唐高祖初爲唐公居京師時左親衛賈績德以親故之恩見之甚悅歷拜周大將軍司馬爲遷長史

武德元年五月卽位元有賓客數更成加升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加柅文翔鳳訂正

音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七十二

求舊第二

唐高祖初為唐公尅京師隋左親衛竇靖德以親故之恩見之甚悅歷拜周大總管司馬遷長史

武德元年五月即位凡有賓客故吏咸加升擢率意進用不限階資

二年閏二月甲寅帝引見并州元從將校以下謂之
曰朕起義并州以救元元之命實諸君之力也卿輩
執羈勒從我已三歲矣朕每念之無忘寢食待東都
平定當放卿還故鄉衆皆曰幸遇龍興獲展微効俱
沾不次之賞今天下未定豈敢辭勞但陛下初發大
原許定天下之後與臣輩同幸并州今鑿輿未動臣
下何能獨去帝曰昔有此言朕所以忘於是廩食其
妻子

是月己巳隋吏部侍郎楊恭仁進見帝爲之興引與
同坐言疇昔爲歡者久之

三年二月辛丑隋殿內少監豆盧達自東都來奔與
帝有舊引入卧內謙賜甚厚

三月戊辰隋尚食奉御郭弘道自東都來歸弘道字
太寶帝初爲殿中少監深喜之及踐祚弘道在東京
帝每遣門人訪其在沒聞其來也遂遣使迎勞於道
及此引見涕泣曰臣識龍顏在天下之先今拜闕庭
在衆人之後臣之罪也於是引入卧內言及疇昔夜
久乃罷賞賜萬計拜同州刺史在州思慕不肯理事
徵拜衛尉卿尤蒙翫狎仍下優詔每參見奏事特令
昇殿

孔紹安隋末爲監察御史監帝軍深見接遇帝受禪紹安自雒陽間行來奔帝見之甚悅拜內史舍人

陳政初仕隋爲謁者兵曹宇文化及之逆以爲太常卿委之禦侮政數勸化及歸國化及不能乃亡歸長安化及失政之後三軍奪氣兵勢益弱帝與之有舊聞其來也大悅遣使迎勞及至賜宴極歡尋授內史舍人

許紹初仕隋爲夷陵郡通守後遣使歸國拜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帝與紹有舊因下詔曰昔在青衿同遊庠序博士吳琰其妻姓仇追想此時宛然在目荏苒歲月遂成累紀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蒞岳州渡遼之時伯喬又同戎旅安危契濶累葉同之其間迭處觸事可想公追視席之舊歡同通家之曩好爰自荆門馳心絳闕覽此忠至彌以慰懷

張瑾隋末陷王充及雒陽平詔微瑾入朝以舊恩歷右衛大將軍軍器太監帝哀其年老從容謂之曰公筋力漸長過爾勞曳無乃辛苦耶朕不惜官但恐相損瑾固請曰幸遇明時願得陪奉帝頷之及爲羽林將軍遇突厥來寇瑾不戰保于幽州帝以其年老拜冠軍將軍優以散秩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即位九月戊戌賜舊邸僚舊
下逮胥吏帛各有差又宴舊府佐及學士於弘教殿
賜物各有差

貞觀十五年五月壬申并州道士及僧父老等二百

人詣闕上表稱太原王業龍興之地登封禮畢伏願

臨幸

臣欽若等曰是年四月有詔封泰山故父老曰有禮畢臨幸之謂

帝賜宴于武

成殿顧謂侍臣曰朕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戲暑往寒
襲將三十年矣因與舊識者陳說往事以爲笑樂又
謂之曰他人之說或至面諫卿等朕之故人以實告
朕即日政教於百姓何如人間得無疾苦耶故老咸

稽首言四海太平百姓歡樂陛下之力也臣等餘年

日惜一日但眷戀聖化不知疾苦因固請幸并州帝

曰飛鳥過故林尚徘徊躑躅況朕太原起義遂定天

下永言懷舊誠所不忘俟東封還或與公相見耳各

賜物而遣之其不來者仍降璽書存問之曰昔隋末

喪亂百姓凋殘酷法淫刑役煩賦重農夫釋耒工女

下幾徵召百端寇盜蜂起人懷怨憤各不聊生水火

之切未足爲喻先朝不忍塗炭思濟黎元朕稟承神

筭奮劔南起與彼境英雄同心協力不顧軀命以救

蒼生爰自晉陽興兵立義雄鋒接刃櫛風沐雨除凶

去暴布德行仁天下又安戎車止息九夷八狄莫不
 來庭以至于今二十餘載豈予一人所能致此實賴
 天地之靈宗社之福賢人君子為朕股肱文士盡其
 才智武夫宣其武力朕端拱無為庶幾王道然漢祖
 悲歌嘗思豐沛晉皇吟咏唯在溫原此人情也況并
 部之地創業之基與諸父老首立大事引領北望感
 慕兼深思與父老一日敘舊懷之在心所不忘也但
 海內殷曠萬機多事巡省四方未獲周悉父老宜約勒
 鄉黨教導後生親踈子弟務在忠孝必使風俗敦厚
 異於他方副朕此懷光示遠邇使旌表門閭榮寵家
 國書名竹帛豈不美乎夏序甚熱想各平安善自怡
 養動靜聞奏故有此勅想見朕心

十六年十一月甲子帝幸慶善宮召武功之郿城立
 節三時豐義四鄉士女七十已上及居宮側數百人
 賜宴焉帝謂之曰朕幼遭隋亂櫛風沐雨饑不遑食
 以救蒼生百姓得無歿亡二十餘年矣今重還舊鄉
 與父老相見此宮先皇所居朕之生處至此傷心觸
 物增感因泣下霑襟羣臣莫不歔歔又曰今召父老
 言宴少自寬割耳又謂羣臣曰人或時覽物不能自
 知朕昔在隋朝五品初不可望公等其時多有未仕

丹府元龜 卷之二 求舊二
朕今君臨四海公等並居高列君臣相遇千載一時
朕與諸公豈各自知也遂縱酒盡歡其父老中或宿
經役事或舊媪倉頭皆蹈舞勸醉爭前上壽或因言
屈滯者帝咸理之宴畢賜帛各有差其無官者並加
泛級

二十年帝征遼還幸并州引從官及太原父老宴賜
物有差因下詔曰太原之地興運所階全晉之人義
深惟舊自朕恭膺寶曆二紀于茲何嘗不御展長懷
想崤陵之風雨臨軒遠感念大麓之雲雷當於此時
乃忘身而拯溺實賴同德並羸糧而樂推役不踰年

遂清區域諒繇成都之衆謳訟闡虞帝之功戰牧之
徒歌舞興周王之業伏茲協力竟至昇平懷彼勤勞
何忘晷刻旣因垂拱之暇再省創業之方周歷郊原
宛如疇昔訪其父老已多長謝不見所識魏后遂以
興嗟卹彼故人漢高因而式宴前王是日哀樂交懷
在朕深衷義符于此是用具陳廣樂共申高宴取譬
還譙之賞同彼幸代之情仍曲赦并州管內大辟罪
已下繫囚見徒皆赦除之嘗赦所不免者不在赦例
又以前銀青光祿大夫遼山縣伯溫昂爲金紫光祿
大夫保晉陽之舊也

二十一年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薨帝聞之流慟將往哭之房玄齡頓首諫曰陛下久御藥石不可臨喪去歲聖躬不安康復甫爾臣等收以死請帝曰朕此行也豈獨君臣之禮歟兼以故舊情深恩戚義重一朝長逝忍而不哭之乎卿等勿復言也乃從數百騎出興安門司徒長孫無忌哭於喪側聞駕來馳往奉見涕泣馬前諫曰餌石臨喪經方明忌臣之目見誠有所徵陛下含有黎元須爲宗社琛愛臣亡勇士廉知將不救嘗謂臣曰至尊覆載恩隆不遺簪履亡沒之後或致親臨生存虛荷榮班無酬聖德安可以北

首夷衾輒回鑿駕魂而有靈負譴斯及不願親臨期於必遂其言甚切帝終不聽無忌中道伏卧涕泣交流帝感之還入宮苑南望而哭雨泗沾衣從官無不所涕

載胄初仕齊爲鄭州長史帝尅武牢而得之引爲士曹參軍武德末以藩邸之舊除兵部郎中

薛萬淑以屢有戰功拜上柱國封武城郡公帝與之有舊引爲護軍及嗣位拜右領軍尋鎮黃龍檢校東校尉

崔善爲尚書左丞後歷大府大理司農陝秦二州所

册府元龜 求舊二 卷之百七十二
在之職皆名幹理雖頓以罪失官然以相府僚舊旋
被昇用

蕭瑋隋煬帝蕭后之弟義寧中瑋王充爲工部尚書
帝之平東都也引爲諮議貞觀中以藩邸僚家歷黃
門侍郎太子右庶子

褚亮爲通直散騎嘗侍致仕歸于家帝行幸維陽及
成翠微宮賜亮詩每有隔濶想思之句及駕幸遼東
亮子遂良爲黃門侍郎詔遂良謂亮曰昔興師旅卿
嘗入幕今茲遐伐君已懸車倏忽之間移三十載眷
言疇昔我勞何如今將遂良東行想公於朕不惜一

兒於膝下耳故遣陳離意善居加食亮奉表陳謝其
爲歎舊如此及至寢疾詔令高手醫將藥救療中使
候問不絕卒時年八十八帝甚哀惜之再三言及流
涕

張後裔初在太原侍帝講經史貞觀初爲燕王諮議
從王入朝特被召見屢蒙顧問後裔因奏言陛下龍
潛之日嘗問臣隋氏運終何族當得天下臣對曰李
姓必得拯厥橫流實資仁聖公家德業天下係心若
於此首謀順天而動黃河以北指馮可定然後長驅
關右以圖帝業萬姓喁喁孰不幸賴帝曰此事並記

之耳因賜讌於月池言及平昔乃從容謂後裔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奏曰昔孔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即爲萬乘之主計臣此功逾於先聖帝以爲笑樂乃令羣臣難問後裔左傳謂之曰朕昔就卿受春秋今猶不忘後裔謝曰陛下天縱聖德稟自生知臣不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帝大悅賜以御馬及諸物遷燕王府司馬後爲睦州刺史因入朝乞骸骨帝召問曰朕與卿刺史資以自養何謂即求致仕後裔對曰年老筋力不健望得還私第時見厥庭帝曰卿力猶強欲何官也後裔陳謝不敢帝曰朕昔從卿讀書卿今日從朕求官但言所欲不相違也時國子祭酒缺後裔奏言之因授國子祭酒俄遷散騎嘗侍又請致仕許之加金紫光祿大夫聽朝朔望

斐寂旣流靜州會山羗爲亂寂率家僮破之帝思其佐命之舊徵入朝會卒帝聞而傷之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

高宗在春宮時蕭德言爲侍讀及嗣位以師傅恩加銀青光祿大夫特令全給祿俸遣通事舍人就家致問仍令乘輿至肅章門引見優禮甚厚賜帛百疋因

是晉府及東宮舊侍讀許叔牙等身沒者子孫並增秩賜物焉

永徽二年十二月贈故中書令馬周爲尚書右僕射以東宮舊僚故也

顯慶二年十月幸鄭州以高祖在隋嘗牧滎陽有經事高祖任郡佐史布衣以上身見在卽以名聞

五年正月幸并州至澤州之長平頰帝以歷試此坑賜父老等布帛有差

龍朔元年九月幸天宮寺以是高祖龍潛舊第賜絹五百疋度僧二十七人

麟德元年九月丙子至自萬年宮便幸舊宅停七日丁丑宴羣臣賜物有差

總章二年九月幸岐州以高祖仕隋爲扶風太守故曲赦岐州仍賜高年衣物粟帛各有差

中宗神龍元年四月宴房州父老於雒城南門各賜勲一級帛十五段又以衛尉卿同平章事魏元忠爲

兵部尚書韋安石爲吏部尚書太子賓客平鄉縣公李

懷遠爲右散騎嘗侍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酒

泉縣公唐休璟爲輔國大將軍中書令博陵郡公崔玄暉爲特進檢校益州都督府長史判都督事京師

留守戶部尚書同中書令下三品兼檢校雍州長史
弘農郡公楊再思兼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判都
督事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祝欽明爲刑部尚
書仍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帝在春宮元忠等繼爲左
右庶子等官至是故有斯授又追贈故文昌左相劉
仁軌爲太尉故太子詹事蔣儼爲禮部尚書皆以春
宮舊僚故也

三年四月庚寅幸薦福寺其故吏周府宮從至寺者
各賜勲一轉崔敬嗣則天初爲房州刺史帝爲廬陵
王安置在州官吏多無禮惟敬嗣獨申禮致敬又供

給豐贍帝嘗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
姓名每進擬官皆御筆起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乃
知誤訪敬嗣已卒乃遣中書令韋安石授其子官

睿宗景雲二年三月故吏部尚書張嘉福追復官爵
嘉福神龍初爲吏部尚書兼相府長史唐隆元年同
中書門下三品河北道宣勞使嘉福昵宗楚客附悖
逆庶人及楚客誅有制斬之使未至嘉福次懷州牒
令禁錮司法遽殺之尋後勅放于嶺表而嘉福已死
帝卽位以藩邸舊臣復官焉

玄宗初在春宮褚無量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及

即位遷郊正傳兼國子祭酒尋以師傅恩遷左散騎
嘗侍仍兼國子祭酒封國公賜實封三百戶

開元二年八月詔曰朕聞士之生代始於事親中於
事君終於立身此其本也若乃移孝成忠策名委質
命有太山之重義徇則爲輕事有疾風之力節全則
爲勁況君臣之相遇而故舊之不遺乎銀青光祿大
夫殿中監楚國公姜皎簪紱聯華珪璋特秀寬厚爲
量深沉合謀靜而安仁動能體國往居藩邸潛欸風
雲亦猶彭祖之同書子陵之共學朕嘗遊幸于外至
長楊鄜社之間皎於此時與之累宿私謂朕曰太上

皇卽當九五王必爲儲副凡如此者數四朕叱而後
止寧知非僕雖玩於鄧晨可收護軍遂訶於朱祐皎
復言於朕兄弟及諸駙馬等因聞徹太上皇大上皇
遂奏於中宗孝和皇帝皇帝尋遣嗣王邕等鞫問皎
保護無怠詞意轉堅李通之讖記不言田叔之髡鉗
罔憚乃爲宗楚客紀處訥等密奏謫皎炎荒中宗特
降恩私遷潤州長史讒邪每構忠懇逾深戴於朕躬
憂存王室以爲天且有命預覩成龍之徵人之無禮
嘗懷逐鳥之志游辭枉陷旋罹貶斥嚴憲將及殆見
誅夷履危本於初九遭險期於不貳雖禍福之際昭

然可圖而艱難之中是所繫賴洎朕祇膺寶位又共
翦奸臣拜以寵光不忘撝挹敬愛之極神明所知造
膝則曾莫詭隨匪躬則動多規諫補朕之闕斯人孔
藏而悠悠之談嗷嗷妄作醜正惡直竊生於謗考言
詢事益亮其誠昔漢昭帝之保霍光魏太祖之明程
昱朕之不德庶幾於此矧于否當其悔則滅宗毀族
朕負之必深泰至其亨則如山如河朕酬之未甫豈
流言之足聽而厚德之遂忘謀始有之圖終可也宣
告中外咸令悉知

九月詔曰明王垂訓則罪不相及善人懼罰則刑不
可濫繇是毋嘗直言豈坐趙括魚旣從戮寧遺叔向
古之道也朕所務焉衛尉少卿崔滌竭誠奉國志體
事君曾同下杜之遊頗若中陽之舊誠表於先覺節
全於後凋其兄滉素蓄異圖交結兇黨滌雖懷在原
之惡深憂闔室之刑動靜則聞始終必盡為臣不隱
唯滌有之言念厥功曷云從坐况老父就殞諸兄繼
歿挫落變衰有足矜憫賞罰勸沮宜判忠邪滌家除
兄滉一房外餘並不須為累

滌今名澄玄宗在藩邸與之同里而居繇是有

舊景龍中玄宗之潞州賓友餞別者自國門而旋滌
獨從至于華及登極恩眷甚厚賞賜相繼恩渥之盛
當時無比帝以其朝夕宮掖出入無間慮有
所漏洩乃于滌笏上親札慎密二字以誡之

五年七月制曰西漢諸將多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
 宜以優閑自保觀夫先後吉凶之數較然可知良有
 以也太嘗卿上柱國楚國公監脩國史姜皎衣纓奕
 代忠讜立誠明識比於橋玄密私方於朱祐朕昔在
 藩邸早繇欵洽嘗博我以不遺亦起予以自愛及膺
 大位屢賜崇班茅土列爵河山傳誓備蒙光寵特冠
 等夷朕每欲其戒盈用克終吉未若避榮公府守靖
 私第自知高尚之風不涉囂塵之境休我恩貸庇爾
 等孫宜歸田園以恣娛樂散官勳封並如故時皎弟
 晦為吏部侍郎兄弟常朝用事侍中宋璟以其權寵
 太盛恐非久安之道屢奏請消損之故有是命後坐
 漏洩禁中語配流於雷州死于中路帝思皎舊勳令
 遞其柩還制曰念舊飾終抑惟令典故秘書監姜皎
 頃在屯難頗申誠績運籌光華遂延恩澤而過繇驕
 怠遽隔幽明言念往初有浮矜悼宜寵泉窆以示不
 忘可贈澤州刺史

六年二月以少府監齊景冑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充劔南道度支防禦兼松嘗姚嵩等州處置兵馬使
 以隰州刺史充國公陸象先為潤州刺史岳州刺史
 燕國公張說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海州別駕員外

置同正員韋嗣立爲陳州刺史沔州刺史張廷珪爲蘇州刺史洋州刺史賈曾爲慶州刺史皆坐貶久之特恩甄敘爲其舊也

十一年正月幸潞州以歷試舊宅爲飛龍宮詔曰朕巡狩晉陽觀風問俗肆覲羣后存問百年候於境者抑爲故事今停蹕潞州勞以牛酒其外州刺史及迎駕父老道士女道士僧尼等遠來至此頗以艱辛宜並令預會刺史賜物四十疋父老以下各賜物三疋又勅太原府境內其有沈淪草澤抱德栖遲及武德功臣子孫并元從子孫才堪文武所屬官者並委府

縣搜揚具以名薦辛卯詔并州置北都改州爲太原府癸巳親製起義堂頌刻石紀功于太原府之南街二十年十月北狩至潞州勅曰朕往在藩邸遊歷潞城歲月頗多人情亦厚今因巡省再過此邦初至歡呼皆有繇衷之感將去停立益知戀主之誠言念此心孰不能變雖天下爲一政有何殊而王者無私議不謂此特宜優異以納羣心其潞府百姓丁壯等免徃行令其分番宿衛定名長從仍委長史韋虛心審問父老百姓等如此處置可否奏聞

天寶七載正月制曰哲王垂範既有寵於勳庸先聖

册所元 求舊二
立謀諒不遺於故舊贈澤州刺史姜皎身心敏識雅
量通才夙懷經濟之能且著文辭之美往居藩邸早
奉欵誠及登寶位嘗進忠讜漢高之念盧縮魏祖之
重橋玄彼此一時我亦無愧永言徽烈豈忘褒崇宜
加贈於八座更開封於百室可贈吏部尚書仍賜實
封三百戶與子孫永克享祀

蕭宗以至德元年七月即位於靈武詔東宮官屬既
會昌期合承寵命量加改轉

李泌自天寶未待詔翰林仍東宮供奉帝甚禮之泌
爲楊國忠所忌出斬春郡及帝即位遣使訪召會泌
自嵩穎間行至彭原郡謁見陳今古成敗安危之機
契於宸衷延至卧内動皆顧問泌稱山人故辭祿秩
以散官寵之特拜銀青光祿大夫仍知元帥廣平土
行軍司馬事

杜鴻漸爲朔方節度判官會帝承命北巡徵兵討逆
屯于靈武鴻漸得謁見及即位之際鴻漸以定策功
遷中書舍人兼判兵部侍郎

代宗寶應元年八月優詔東宮官僚並與改轉願守
本官者亦聽李進初爲帝東征從事又爲皇太子元
帥參佐後至兵部侍郎卒帝甚悼之制曰朕在藩邸

理兵西夏建于元子受律東郊時更否泰再同休戚其恩遇如此贈禮部尚書

德宗即位初以國子博士翰林學士張涉爲左散騎嘗侍仍爲學士帝自居春宮涉嘗爲侍讀及嗣位後庶政小大皆咨之恩禮甚崇多所弘益俄受前湖南觀察使辛杲金事覺以恩舊不之罪廢于家

建忠初帝以駙馬都尉柳譚子成嘗有硯席之舊日加渥澤

興元初贈尚書左丞趙涓禮部尚書涓永泰初爲御史禁中失火焚屋室數十間與東宮稍逼近代宗深驚疑之涓時爲巡使俾令即訊涓同歷墻圍按驗證據乃上直官遺火所致也推鞠明審頗盡事情既奏聞代宗甚嘉賞焉帝時在東宮嘗感涓之寃理詳細及爲衢州刺史年老旣深又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請免其官帝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俄知吏部選事扈從梁州而卒

順帝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制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脩撰歸登爲給事中脩撰如故伉及登皆帝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

拜

憲宗在藩邸張宿囚軍使張茂宗得出入東宮辯譎
敢言洎監撫登位之際驟承顧幸擢居諫列以舊恩
數召入禁中終諫議大夫

武元衡仕德宗爲御史中丞順宗卽位王叔文等不
悅之罷爲右庶子帝始冊爲皇太子元衡贊引因識
之及登極復拜御史中丞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閏月以駕部員外郎
丁公著爲給事中兵部郎中薛放爲工部侍郎咸以
東宮舊恩起獎初放爲皇太子侍讀及嗣位未聽政

間放多在左右密參機務帝嘗謂放曰小子初承大
寶懼不克負荷先生宜爲相以救不逮放叩頭曰臣
實庸淺不足當重任乞陛下授以能者帝尤用嘉歎
賜以金紫加集賢殿學士雖事任非切而恩顧轉隆
又轉兵部二侍郎禮部尚書兼學士如故

二月御丹鳳樓大赦詔東宮官及侍讀普恩之外賜
爵加階仍並與進改

三月以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判國子祭酒事鄭餘
慶爲檢校司徒餘如故加太子少傅兼判太嘗卿事
韓臯檢校太僕射並以東宮師保之舊進秩也以大

子賓客李益為右散騎嘗侍太子詹事分司東都韋貫之為河南尹太子賓客田融為太子少保兼太子詹事依前留司益等亦以春宮舊僚進秩

四月以前虔州刺史韋綬為尚書左丞綬前為諫議大夫侍讀東朝帝深禮敬至是以舊恩超擢未幾復加集賢學士

敬宗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三月以太子少保張弘靖為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太子賓客令狐楚為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太子賓客李益為左散騎嘗侍太子賓客張賈為右散騎嘗侍並以官僚加恩也

文帝初封江王寶曆二年十二月即位太和元年正月赦江王府官去年十二月已前在任者並與進改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車駕在洛京丁丑太原耆老薛漢等八十人詣闕稱慶見於嘉慶殿帝以豐沛之民親自慰諭給賜有差

二年六月贈故河東節度副使右諫議大夫李襲吉禮部尚書故河東節度副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尚書左僕射故河東節度副使戶部侍郎盧汝弼為兵部尚書故河東管内觀察判官檢校尚書左僕射司馬揆為司空故河東留守判官工部尚書李敬義為尚

冊元 求舊二 卷之百七十一
書左僕射皆河東舊僚也

十一月贈故天雄軍節度副使王緘爲司徒緘燕人
初爲劉仁恭幕吏天祐四年仁恭遣緘使鳳翔路繇
太原及復命燕晉不通帝留之言不遜命繫于獄尋
脫之署巡官帝待之甚厚時有馬郁者亦仁恭之幕
賓也三年冬仁恭令郁將兵三萬會於晉陽攻潞州
因茲亦留於晉帝以郁爲留守判官郁緘俱有文才
然郁博通多識才性朗俊下筆成章郁歿軍書墨制
多出於緘初從定魏州爲節度判官暮年爲副使帝
寵顧甚隆及胡柳之役緘於輜重間爲亂兵所殺帝
聞之歛然曰副使應至不測却月得其喪以歸至是
追贈

明宗在潛時同光中賜得梁租庸使趙巖雒中宅宅

雖華以趨內遠

乃與

羅周敬易其第諾之其第卽周敬

父紹之前唐時所建在福善里後帝卽位一日夢中

見一人儀形環秀若素識者帝夢中曰此得非前宅

主羅氏乎及寤訪其子孫左右對曰周敬見列明廷

召至果符夢中所見帝謂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勳之

後久無土地因授左馮非承家爲善何以致此

天成元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太原潛龍宅請以積慶

宮爲名從之

是月勅漢朝昇沛魏祖封譙當化家爲國之時行奉先思孝之道睠惟應郡跡乃帝鄉宜師古而建邦亦推恩而及物俾崇國本以洽人情其應州宜置彰國軍節度仍以興唐軍爲寰州隸彰國軍

九月己未幸前隰州刺史袁建豐之第帝在藩邸嘗爲副相得甚歡至是建豐風病沈廢於私第以舊愛親幸撫慰之

二年四月贈故振武軍節度使李嗣昭爲太尉嗣昭天祐十五年卒於太原帝嘗數分義臨御之後念深故人故有是詔

十一月乙卯平盧軍節度霍彥威天平軍節度符習入覲召昇殿命樂舉酒語及佐命決策之事歡話移時

長慶元年三月以吐谷渾薛萬通爲嵐州刺史與帝有舊故也

十月北京留守馮贇謝恩賜母衣服銀器初贇父在太原潛龍第爲家老母出入第中恩意頗厚贇自宣徽使居守晉陽將之任贇母辭於宮中帝謂贇母曰吾輩老矣贇昨來總角兒走吾前今日便得氣力吾

頃在太原爲偏將視節度使富貴極矣彼時吾不敢
懷望將師今贊爲留守節度使耳姥更宜內訓撫我
鄉里生民是日錫以金緡及至任每因中使往即慰
問之

三年二月以李從臻簡較尚書右僕射右衛將軍劉
遂凝簡較戶部尚書右監門衛將軍韓昭裔簡較戶
部員外郎宇太子左贊善大夫仍賜紫金魚袋趙筠
簡較兵部尚書王再友簡較刑部尚書胡璋簡較國
子祭酒史延韜簡較右散騎嘗侍皆帝在藩舊參佐
也

四年八月乙丑帝顧謂侍臣曰前洋帥陳臯稱病甚
乞致仕信乎對曰實然帝因愴然改容良久曰陳臯
昔爲健兒從吾征伐操戈擐甲氣吞豺虎今衰落如
此浮生壯健都幾何時哉咄嗟久之因令孟漢瓊往
勞問

安金全初仕莊宗爲騎將與帝尤善相天成初召金
全歸朝授振武節鉞同平章事

何瓚初仕莊宗判留守於北京及帝繼嗣日罷歸闕
見於秘殿帝念及故舊召問久之回加賜賚

李建崇初仕莊宗以不能巧官久滯偏裨帝嘗掌牙

兵與建崇共事甚愍之連授磁沁二州刺史
曹英本嘗山真定人父全武事趙王鎔為列校英因
得隸鎔帳下及莊宗奄有其地錄其左右收為散指
揮使帝即位英侍於伎下問其祖考英以實對帝曰
乃朕之舊也擢本班行首每加顧遇
藥縱之初依帝攝代州衙推及鎮邢洛為書記自是
移鎮嘗山被天平宣武兩鎮節度副使帝鎮嘗山被
病不隨及踐阼縱之請見于維邑安重誨怒其觀望
半歲餘無所授言事者聞於帝帝曰德勝用兵時縱
之饑寒相半不離我左右今有天下何人不富貴獨
委縱之何以勸勞且遽召見之旬浹除磁州刺史

愍帝長興四年十一月即位丙辰以天雄軍節度判
官唐洎為左諫議大夫掌書記趙彖為起居郎攝觀
察推官吳承範為左拾遺左都押衙宋令詢為磁州
刺史皆帝帥鄴時文武參佐也唐洎舉進士自帝帥
宣武時從事歷太原真定三府帝喜儒學洎之所啓
也故有此授又以天雄軍巡官殷鵬為右拾遺鵬與
吳承範俱魏州人舉進士會帝為帥歸鄉里依之故
有是超授焉

應順元年正月以前洛州團練使皇甫立為保大軍

節度立明宗微時舊人也性不趨競同時數輩皆秉節鉞唯立纔及二十石朱馮舉勞其舊故有是命臣

若等曰朱弘昭馮贊皆當時宰相

末帝初天成中出鎮河中府房嵩者京兆長安人也

少為唐宰相崔魏公家臣後因亂客於蒲州於路左

迎謁帝求事軍門帝受之使治賓客及登極歷南北

院宣徽使

清泰元年以左諫議大夫盧損為右散騎嘗侍損嘗

奉使河中與帝款接故也

五月以右千牛衛上將符彥饒充左右屯衛都指揮

使彥饒舊典禁軍明宗朝立定亂之功今春以舊典

安州不治而入宿衛帝游舊也故復委任之

六月以前均州刺史韓遠為羽林將軍前申州刺史

李干為右驍衛將軍前河東行軍司馬李繼忠為左

驍衛將軍前鄜州行軍司馬韓昭為左武衛將軍前

彰義行軍司馬喬神劍為右武衛將軍前青州行軍

郭師肇為右武衛將軍前安州行軍司馬石延贊為

右監門衛將軍前同州行軍司馬趙彥鐸為左監門

衛將軍帝久親戎事皆舊部校也故有是獎錄焉

辛巳以太子太傅致仕王建立兼侍中充天平軍節度

鄆齊棣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建立以微賤事明宗與
帝少而周旋備嘗艱苦明宗鎮真定詔入朝以建立
巡檢知畱守事及即位遂用爲節度使後歷數鎮長
興中致仕帝與之親舊乃有是拜

七月詔禮部郎中知制誥呂琦賜紫金魚袋初帝河
中失守歸清化里第罕得出入琦寓止在帝左右凡
有奏請謀度之事遣韓昭諮於琦而後行旣君天下
深念疇昔故前命知制誥至是有金章之錫與申贈
前京兆府高陵令郝翊爲兵部郎中故鳳翔節度押
衙朱廷義爲尚書右僕射初帝在岐陽將起兵召謀

畧之士翊自言有鬼谷押闔之術廷義自許氣俠令
二人相繼往長安說王思同二人未還會藥彥稠至
知是岐下來思同不獲已拘翊送京師廷義初謂帝
曰必令思同効用事或踟躕勞一七首耳從者以此
語告思同乃殺之故有是贈

二年九月詔以量移同州長流人放歸鄉里司徒翊
爲相州司馬翊與帝有賓筵之舊初流寧州移同州
又放歸本貫路繇都下遣人慰勞便欲畱之韓昭曰
同列八人翊獨異之非典也用之非晚至是欲召還
詔又曰八人顛例止可復資無宜異等故有此授初

帝在河中劫爲判官明宗特諸子中秦王爲河南尹判六軍王府最盛劫因入貢祈安重誨願不歸蒲中乃授右補闕史館修撰無幾爲戶部員外郎充河南府判官明宗寢疾秦王構逆劫與諸從至天津秦王兵敗各贖爲庶民洎帝御極劫益懷憂悸帝念舊至是光復資旋用爲兵部員外郎

晉高祖天福元年以王岷爲將作監岷河內人歷河陽度支使鄴都河東少尹與帝潛龍時有舊也

四年二月中書門下上言陛下應天順人握圖御宇電遶虹流之地旣煥禎符出潛離隱之鄉宜光稱謂其太原潛龍莊望建爲慶昌宮使相望鄉改爲龍飛鄉都尉里望改爲神光里從之

李瓊初仕後唐隸明宗麾下爲小校同光二年明宗受詔以本道兵送糧入薊門時帝從行至涿州與虜相遇帝陷于圍中瓊顧諸軍已退密牽帝之衣指東而遁至劉李河爲虜所襲瓊浮水先至南岸帝至河中馬倒順流而下瓊以所執長矛援帝出之又以所跨馬奉帝瓊徒步從之奔十里餘乃入涿州帝薦於明宗明宗賞之尋超授軍職帝卽位補護聖都虞候又念疇昔鞍馬導護之力前後所賜金帛甚厚久之

領橫州刺史遷申州刺史

安審暉爲河東行軍司馬帝龍飛以霸府上條授振

武兵馬留後遷河陽節度使不踰月移鎮鄴州

李崧後唐長興中爲樞密直學士時北虜寇雲中明

宗欲命重將鎮太原時帝爲六軍副使以秦王從榮

不執懇求外任深有北門之望而大臣以帝方權兵

柄難以議之翌日明宗怒其未奏范延光趙延壽等

無對退歸本院共議其事方欲以康義誠爲之時崧

最在下位聳立請曰朝廷重兵多在北邊須以重臣

爲帥以某所見非石太尉不可也會明宗令中使促

之衆乃從其議翌日帝旣受太原之命使心腹達意

於崧云壘浮圖須與合却尖表感之深也及清泰末

帝入雒崧與呂琦俱竄匿於伊闕氏家旬日帝召爲

戶部侍郎判戶部踰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與桑維

翰並兼樞密使

王繼弘初爲後唐明宗爪牙時帝爲偏將與梁人戰

於河壩短兵相接帝爲梁人所襲而馬甲連革斷會

漢高祖以馬授之獲濟繼弘適在其部有後助之力

帝卽位擢爲六宅副使

漢高祖踐阼以郭謹鄉國舊臣加簡較太尉移鎮滑

冊元 卷之二百七十一
臺乾祐初復授彰德軍節度使二年就加簡較太師
三年春入朝加食邑是歲冬十月卒於位年六十輟
視朝兩日贈侍中

周太祖廣順元年三月韋城西城南御園及史弘肇
園帝嘗與弘肇遊宴其間臨觴嗟叱久之

七月昭義節度使嘗思上言曰臣妻王氏入貢蒙陛
下致敬臣惶恐無容自處詔曰朕以君臣之道則外
有朝廷之儀骨肉之親則內有少長之敬且朕與卿
當夙昔之共事實敦敘于周親安可此時使渝曩分
卿執恭爲行瀝懇上章雖謙謙之道可嘉而親親之
義難替家人之禮朕當必行帝微時嘗思在上黨思
夫婦奉帝甚謹帝德之及貴遇恩益厚雖居至尊之
位猶行家人之禮

三年三月賜刑部郎中景範金紫服霸府舊僚也

二年八月以安國軍節度使劉訶爲河陽三城節度
使訶性忠實帝龍潛時累同征伐頗深委信永壽節
來朝帝內殿與訶從容話舊曰吾輩老矣自覺心力
減耗於前幸兒輩幹於庶事移公近鎮冀易相面
王俊爲樞密使性輕躁率易帝以故舊諳其爲人且
以佐命之故每優容之後年長於帝二歲帝雖登大

位時以兄呼之有時呼字不忘布衣之契後以此益
自負焉

世宗即位初以給事中張可復有澶淵幕府之舊拜
為右散騎嘗侍

周彥願與帝有舊及即位超授內客省使未幾知
州軍府事尋改延州兵馬留後到鎮頗以貨殖為意

窺圖賸利浸漁蕃漢部人羣情大擾會帝南征蕃部
結聚圍迫州城彥願閉壁自守求援於鄰道賴救兵

至乃解帝不悅徵赴京師然猶委曲庇護竟不之責
王朴自帝鎮澶淵朝廷以朴為記室及帝為開府

拜右拾遺充開封府推官帝嗣位授比部郎中賜紫

帝五部

繼絕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莫不與流離繼絕以歸天下也

心焉書稱虞夏在位羣臣後讓謂其為朱之不肖而

以帝是神明之後尊而禮之故周武克商未及下車

州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七十三

繼絕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莫不興滅繼絕以歸天下之心焉書稱虞賓在位羣后德讓謂雖冊朱之不肖而以帝堯神明之後尊而禮之故周武克商未及下車追存賢聖爵而祿之以奉祭祀俾故老遺俗感仁澤

之至厚繼體守文存鑒戒之悠遠致恭三恪其義益顯炎漢而下封崇尤盛至於六國餘烈佐命元勳籍其名數罔有家食斯又念功勸勞之深旨也

夏禹踐天子之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唐

封堯之子以虞封舜之子以奉其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

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周武王勝殷封紂于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

叔傅相之又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農

陝縣有焦城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薊國有

帝舜之後於陳舜妻堯之二女居於媯其後因收為氏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後之時或與

或續至是求舜後有媯蒲封之以奉舜祀大禹之後於杞禹之苗裔殷時或封或續至是

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以奉夏后氏祀

成王即位少周公旦代立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

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一云欲襲成周周公既承成王命

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

祀作微子之命封命之書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微子帝乙元子故順

道本而稱之惟稽古崇德象賢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統承

先王修其禮物言二王之後各脩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作賓于

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為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窮嗚呼乃

祖成湯克齊聖廣淵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皇天眷

佑誕受厥命

皇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

撫民以寬除其邪

能撫民以寬政

功加於時德重後裔

言湯立功加于當時德澤

垂及後世

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

汝微子言能踐湯德久有善譽

昭聞遠近

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日篤不忘

言微子敬

慎能孝肅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

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

于上公尹茲東夏

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上公之位

正北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繇典

嘗以蕃王室

欽哉敬其為君之德往臨大布汝教訓慎汝祖服命循用舊典無失其嘗以蕃

異周室

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

大汝

烈祖成湯之遺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

世世享德

萬邦作式

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為萬邦法式

俾我有周無

教汝世祖享德則使飛有周好汝無厭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微子

乃代武庚殷之餘民甚愛戴之故周頌有客微子來

見祖廟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

漢高祖十年帝至邯鄲求樂毅後得其孫叔封之樂

鄉在洪新城號曰華成君

文帝元年封舞陽侯樊噲庶子市人為侯初噲子伉

呂后妹呂須之子嗣舞陽侯高后薨大臣誅呂須等

因誅伉數月帝立廼復封市人為侯復故邑

後三年以絳侯周勃子亞夫為絳侯初勃子勝之嗣

絳侯尚公主不相中也可也意不相可也坐殺人死國絕一年

帝乃擇勃子賢者河内太守亞夫嗣勃後

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

與為天下也為治也一日共造其功業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

武陵縣戶二千封何孫喜為列侯一作舞陽喜兄有罪免

六年以絳侯周勃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以勃子亞夫有

罪死國絕

中元年以高景侯周成孫應紹封高景侯初成以及奇為項籍

死事子俠文帝五年謀反誅

三年以曲周侯酈商子堅紹封曲周侯初商子奇嗣有罪免

六年以河陵侯郭亭孫延居紹封河陵侯初亭孫克嗣有罪免

費侯陳賀子最紹封費侯初賀子當嗣卒

後元年以杜衍侯王翥子郢人紹封杜衍侯初翥孫市臣嗣

亡後

武帝元光二年以平定侯齊受曾孫延居紹封平定

侯初受孫嗣亡後

元狩三年詔御史以鄼侯二千四百封蕭何曾孫慶

為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初何曾孫勝嗣

坐侍祠不齊耐而隸

元鼎四年帝祠后土還至雒陽求周苗裔封其後嘉

二十里地北列侯奉其先祭詔曰祭地冀州瞻望河
雒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
子嘉紹繼也其封嘉為周子南君

後元年以游擊將軍按道侯韓說子增一作紹封龍

頌侯初說子興嗣征和四年坐巫蠱誅一云坐祝帝

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說當時掘巫蠱於太子

事興雖以巫蠱見誅其昆弟宮為太子所殺死於國

宗族應從坐者可勿論之乃復封興弟增為龍頌

侯

宣帝地節四年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

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鄼戶二千封建世為

鄼侯

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一百三十六

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母嗣者復其次

元帝初元五年正月以周子南君姓姬名延年為周

承休侯承休國位次諸侯王是時帝使諸大夫博士

在穎川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

鄰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丞相行

義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

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
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
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
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殷後而已
今之故宋惟求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
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帝
以其語不
經遂見寢

成帝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丙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乎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

元延元年十月封蕭相國後一云玄孫之子南蠻長嘉蠻鉅鹿邑

名嘉為時功臣子孫多廢絕社業說曰昔唐此縣長為鄼侯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羣后饗

恭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民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使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

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于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斯盡命賜備厚大

孝之隆于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

周並溥子繼弟及歷載不墜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度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

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魄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氏姓或之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

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屍以往况今甚可悲傷聖朝憐憫詔求其後四方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

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愿德掩義遊東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世也三人為衆雖

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詔蕭何綏和元年二月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

通三統也天地人並為三統二王之後並以為三昔成湯受命列為三

代夏商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無若孔吉最正也

其封吉為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為公及周承休侯皆

為公地各百里一云二月甲子封殷後孔子世吉適子何齊為紹嘉侯後六月進爵為公

地方百里元始二年更為宋公

哀帝元壽二年封平陽侯曹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

陽侯 參玄孫宗有罪免為城旦至是以本始紹封

平帝元始元年正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

而有孫若子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 子同產子者謂養昆弟之子為

子者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宗室屬未盡而以

死絕者復其屬於是封龍頌侯韓增兄子岑為龍頌

侯 初增子實嗣亡後岑一作共

六月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德侯

二年四月封故大司馬博陸侯霍光從父昆弟曾孫

陽宣平侯張敖玄孫慶忌絳侯周勃玄孫共舞陽侯

樊噲玄孫之孫子章皆為列侯復爵錫故曲周侯酈

商等後玄孫酈明友等百一十三人爵關內侯食邑

各有差 是歲賜曲逆侯陳平代後者鳳爵關內侯不言世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五月封周後姬嘗為周承休公

承休所封故城在今汝州東北

五年七月壬申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

十三年二月庚午以殷紹嘉公孔安為宋公周承休

公姬嘗為衛公 以為漢賓在三公上

明帝永平十四年封安豐侯竇融孫嘉為安豐侯初

融子穆勳俱以罪死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雒陽家舍至是封勳弟嘉為定豐侯食邑二千奉融後章帝建初元年封膠東侯賈復少子邯為膠東侯邯弟宗為即墨侯各一縣初復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坐誣告母殺人國除

二年封平陽侯曹參後湛為平陽侯又封東光侯耿純孫肝為高亭侯初純子阜嗣徙封莒鄉侯永平四年坐同族耿歆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國除十年十月西巡符數召奉車都尉韋彪入問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

宗功臣褒顯元勳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鄼侯

八年以廣平侯吳漢孫旦濯陽侯濯陽縣名屬汝南郡旦卒無子國除帝徙旦弟築陽侯盱為平春侯平春縣名屬江夏以

奉漢祠

和帝永元三年十一月幸長安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望

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曹參冢在長陵旁道

北近蕭何冢循其遠節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

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之近親宜為嗣者須景

風紹封以彰厥功大鴻臚掌封拜諸侯及其嗣春秋為異郵日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

則封在功臣也

安帝永初六年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

絕善及子孫古之典也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

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格上

下昭明也格至也上下天地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未

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勲烈披圖漢籍建武元功二十

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和帝

紹封蕭曹之後以彰厥功也況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

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

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敘舊德顯茲遺功焉

初膠東侯賈復孫平鄉侯普有罪國除於是紹封普

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七年詔封安平侯蓋延曾孫恢為蘆亭侯初延子扶嗣扶卒子

側嗣側永平十三年坐與楊虛侯馬武孫震為膠亭

侯初武子檀嗣坐兄伯濟與昆陽侯傳俊孫鐵為高

置亭侯初俊子昌嗣徙封蕪湖侯建初中遭母憂上

書以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為關內侯章帝怒貶為關參遠鄉侯杜茂孫奉為安樂亭侯初茂

內侯竟不賜錢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與東樂陽景丹孫遽為監亭

平王等謀反滅死一等國除帝王節

侯

初丹子尚嗣徙封余吾侯尚卒子苞嗣卒子臨嗣臨無子國除

南陽侯朱祐曾孫

冲為南侯

初祐子南嗣南卒子演嗣演嗣永平十四年坐從兄伯為外孫陰皇后巫蠱事免為

人槐里侯萬修曾孫豐為曲平亭侯

初修子普嗣徙封法氏侯普卒

子親嗣徙封扶柳侯親卒無子國除

中水侯李忠孫純為琴亭侯

初忠子威

嗣威卒子純嗣永平元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一云殺威弟季

許侯馬光子朗為合

鄉侯

初光就國因竇憲奴誣光與憲逆自殺

元初元年封靈壽侯邳彤孫音為平亭侯初彤子湯

嗣湯卒子某嗣

臣欽若等曰史闕名

無子國除於是紹封

三年封順侯馬廖孫度為潁陽侯初廖子遵嗣徙封

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於是紹封

承寧元年封朗陵侯臧官曾孫繇為朗陵侯初繇兄

松嗣侯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除至是封繇

建光二年封舞陰侯岑彭

一作舞陽

曾孫杞為細陽侯初

彭征蜀薨子遵嗣徙封細陽侯

細陽縣名故城在今潁陰縣西

遵卒

子伉嗣伉卒子杞嗣

杞一作起

元初三年坐事失國至是

復封

順帝陽嘉三年封林慮公主子耿寶子箕為牟平侯

初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為林慮侯後閹太后以寶等

阿附嬖倖共為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為亭侯遣

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大貴人耿請乃詔封之

桓帝延熹二年紹封全椒侯馬成玄孫昌為益陽亭

侯成六世孫配嗣棘陵侯槐里侯萬修玄孫恭為門

德亭侯初脩曾孫豐為曲平亭侯

魏文帝黃初中賜蔣令亭侯田疇從孫續爵關內佐

以奉其嗣疇從太祖平烏丸有功封亭侯邑五百戶

孫紹封陵樹亭侯荀攸孫彪為陵樹亭侯初攸子適

除都亭侯任峻中子覽為關內侯初峻子先嗣都亭

侯蘇則子倫為都亭侯初則子倫

明帝青龍二年三月庚寅山陽公薨漢獻帝也八月壬申

葬于山陽國適孫桂氏鄉侯康嗣立為山陽公

高貴鄉公正始元年紹功臣世封荊州牧昌陵鄉侯

夏侯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

子玄嗣以謀廢司馬景王夷三族

甘露二年報封河東太守豐樂亭侯杜畿縣預為豐

樂亭侯邑百戶初畿子恕嗣免為庶人徙章武郡是

歲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

陳留王景元四年封蘭陵侯王肅子恂為蘭陵侯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太尉王凌謀廢齊

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

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

遂爲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

元帝時以太尉臨淮公荀顛兄玄孫序爲顛後封臨淮公又封蘭陵公衛瓘玄孫崇爲江夏郡公

明帝大寧三年七月詔曰三恪二王世代之所重興滅繼絕政道之所先及宗室哲王有功勲於大晉受命之際者佐命功臣碩德名賢三祖所與其維大業咸開國胙土誓同山河者而並廢絕禋祀不傳甚用懷傷主者其詳議請應立後者以聞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封魏武帝玄孫曹勵爲陳留王

咸康二年十月詔曰歷觀先代莫不褒崇明祀實禮三恪故祀宋啓土光於周典宗姬侯衛垂美漢册自頃喪亂庶邦殄悴周漢之後絕而莫繼其詳求衛公山陽公近屬有履行修明可以繼承其祀者依舊典施行

孝武帝太元二年正月繼絕世紹功臣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強兵繼害遂至失守散騎嘗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又封太尉臨淮公荀顛兄玄孫序之子爲臨淮公以繼顛後又封博陵王沈從孫道

素為博陵公文封高平公陳騫玄孫襲爵高平公

孫粹嗣後 遺害故也

後魏大武時求故司空封西昌侯庾岳子孫任為將

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 岳道武時誅之 人咸冤惜焉

延和初詔曰故征西將軍爵臨淮公丘堆國之肺腑

勳著先朝西征喪師遂從軍法國除祀絕朕甚愍之

可賜其子跋爵淮陵侯 初堆與奚斤進平赫連昌斤 追擊昌弟定留堆守輜重斤

為定所擒堆棄甲走長安 大武大怒遣安頡斬之

孝文延興元年冬詔訪舜後復東萊郡民孀苟之復

其家畢世以彰盛德之不朽

宣武繼絕世詔以故萬騎大將軍封恒農王奚斤諸

弟子鑿特詔其後以承封邑 初斤薨子他觀襲爵他 觀為將征懸瓠卒於軍

子延襲爵出為萬城鎮將卒子緒襲爵開建五等封 恒農郡開國侯食邑三百戶後例降為縣改封登城

子遵襲爵卒無子國除 又詔復故試守河內郡陸

琇爵以子景祚襲 陸後為征西大將軍封東平王薨 子襲襲襲卒子琇襲琇為祠部尚

書免官試守河內郡成陽王禧謀反令于曇和先據 河內琇聞禧敗斬曇和目時以琇不先送曇和禧敗

始斬首責其通情徵詣廷尉死於 獄琇弟凱上書訴冤乃詔復之

隋文帝以周後宇文維為介國公賓於隋

煬帝大業四年十月辛亥詔曰昔周王下車首封唐

虞之裔漢帝承曆亦命殷周之後皆所以褒立先代

憲章在昔朕嗣膺景業傍求雅訓有一弘益欽若令
典以為周兼夏殷文質大備漢有天下車書混一魏
晉紹襲風流未遠並宜立後以存繼絕之義有司可
求其冑緒別聞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三日詔曰革命創制禮
樂變於三王修廢繼絕德澤隆於二代是以嗚條尅
伐祀用夏郊牧野降休宋承殷祀爰及魏晉禪代相
仍山陽賜號於當塗陳留受封於典午上天廻睴授
曆朕躬隋氏順時遜其寶位敬奉休命敢不對揚永
作我賓宜開土宇其以莒之鄆邑奉隋帝為鄆公行

隋正朔車旗服色一依舊章仍立周後介公共為

王後二年五月鄆公薨追尊為隋帝謚曰恭

太宗貞觀二年八月制曰二王之後禮數宜崇寢廟
不修廩餼多闕非所以追崇先代式敬國賓可令所
司量置國官營立廟宇

中宗神龍元年五月制仍舊以周隋為二王後

先永昌元

年以周漢之後為二王仍封舜禹成湯之裔為三恪

玄宗開元三年二月勅二王後每年四時饗廟牲及
祭服祭器並官給其帷帳凡案有關亦官給主客司
四時省問子孫准同正三品陰隋後每年給絹三百

匹米粟二百石並春秋志給仍准見承襲人親兄無分襲者與三分餘各一分兄弟有得職事官者其物即還見襲人

五年二月行幸東都大赦制武德貞觀以來勲舊子孫無在任者更詳求其後秦開

十一年十一月南郊大赦詔武德以來實封功臣知政宰輔有身無大故而亡官失封子孫淪屈者所司勸責具以狀聞存者可疇其官榮逝者當錄其裔嗣使幽明同慶知有今辰

十五年閏九月勅二王後為賓者會賜同京官三品其夫人亦同諸王公以下無子孫以兄弟為

經侍養者聽其承襲

贈爵者亦准此

若死王事雖不曾經侍

養亦聽承襲又二王後犯罪當除爵者改立次賢

二十五年六月辛酉制曰夏與有虞賓之位周書載

微子之封皆所以啓迪前王發揮後嗣故介國公宇

文超男晏倬彼茂緒曰予嘉客肅雍成性溫潤合禮

雅有助祭之容宛是宜邦之具爰復爾國以承天休

可襲封介國公

大寶七載五月詔曰自古帝王建邦受命必敬先代以循舊章周備禮文既存三恪之位漢存損益唯立

二王之後自茲已降其復因循將廣繼絕之恩式弘復古之道宜於後魏子孫中簡擇譜屬灼然相承者一人委所司勘責准鄴公例定爲三格

八載制曰胡公啓陳微子分宋位存三格秩比二王後魏孝文帝十代孫元伯明器蘊中和業彰勳烈保大明之餘慶標幹蠱之良才謙而不渝信而可復固當纂承殷後式備虞賓項鬻覃恩爰崇繼絕至魏祀者非爾而誰受茲寵章無忝負荷宜大啓於土宇俾光膺於禮物可襲封韓國公食邑三千戶

九載處士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運以國家合承漢其周隋不合爲二王後請廢詔下尚書省集公卿議昌負獨見之明群議不屈會集賢院學士衛包抗表陳論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宿天意昭然帝心遂定乃求殷周漢後爲三格廢韓介鄴等公以昌爲左贊善大夫包爲虞部員外郎

一子官
蕭宗乾元元年四月大赦天下詔曰二王三恪各與

一子官
德宗以大曆十四年卽位詔二王三恪褒聖侯各與

貞元五年三月詔曰懷舊念功仁之大也興滅繼絕

義之弘也昔蔡叔圯族周公封其子於東土韓信干紀漢后爵其孥以弓高侯君集之不率景化我太宗存其嗣以主祀詳考先王之道洎乎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俾人嚮方則斧鉞之誅兵甲之伐蓋不得已而用也曩歲盜臣竊發國步多虞朕狩於近郊蒞期薄伐將振昆陽之旅以興涿鹿之功徵師未達於諸侯衛士且疲於士卒而李懷光三軍夙駕千里勤王上假雷霆之威下逐武狼之衆議功方始守節靡終潛構禍胎拒違朝命棄同即異捨順効逆爲臣至此在法必誅猶示綏懷庶其率復而梟音益勸猿突矣

遣大戮可加曾無噍類雖自貼伊戚與衆棄之而言念爾勞何嗟及此以其前效猶在孤魂無歸懷之愧然是用悽軫予欲布陳大信冀以成化保合太和期以刑措宜以懷光外孫燕八八賜姓李氏名承緒授左衛率府胄曹參軍承懷光之後仍賜錢一千貫任於懷光墓側置立莊園侍養懷光妻王氏并備四時享奠之禮嗚呼朕甚不德臨於兆人泣辜宥罪素誠所志爾其保姓受氏宣力承家勉紹乃考之建國庸無若爾父之違王命初懷光投首其子瓘瑗等皆歿唯妻王氏在帝特捨其死及是又思懷光舊勳哀其

絕後乃命承緒繼之

九年十一月日南至郊祀禮畢大赦天下詔九廟配享功臣封爵廢絕者宜令紹封以時享祀

十三年五月封前左衛率府兵曹同正元份爲襲三恪韓國公

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制曰二王三恪褒聖侯各與一子官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即位問正月二王介國公宇文仲達卒命有司舉舊典葬祭

敬宗寶曆元年八月戊申以故鄴國公楊造男前行存內率府曹參軍元奏襲鄴國公食邑三千戶

文宗太和五年正月鄴國公楊元奏奏臣先祖隋文帝等陵四所在鳳翔一所在揚州兩所在京兆府隄去年四月九日勅二王後介國公先祖陵例每陵每月合給看守丁三人鳳翔府已蒙給丁其京兆府及揚州未蒙准勅旨各令州府准元勅處分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詔曰皇帝御宇禮三恪而爲賓烈士敦風賴五帝而濟世當宜封崇後裔欽奉前脩應前代二王三恪及文宣王之後並可各令繼襲仍加恩命所以祖宗廟宇亦宜各與增修其隨處

合得俸戶并子孫戶下差稅徭役仍委中書門下檢
本朝格律施行

明宗天成四年八月以二王後前河清縣令襲封鄴
國公食邑三千戶楊仁規爲秘書丞

長興三年五月以二王後前詹事府司直楊延紹爲
贊善大夫仍襲封鄴國公食邑三千

末帝清泰三年將作監丞襲封介國公宇文頡奏蒙
恩襲封除官無襲爵俸給紹特給本官俸

晉高祖天福二年正月勅周以祀宋封夏殷之後爲
二王後兼封舜之後爲三恪唐以周隋之後封公文

封魏之後爲三恪夫應天開國恭已臨人宜覃繼絕
之恩以廣延洪之道宜於唐朝宗屬中取一人封公
世襲兼隋之鄴公爲二王後以後周介公備三恪其
主祀及赴大朝會委所司具典籍申奏其唐朝宗屬
中舊在朝及諸爲官者各據資歷考限滿日循品秩
序遷已有出身者任令參選

十一月二王後太子右贊善大夫襲鄴國楊延壽父
大理評事鄴贈太子中舍

四年九月癸未勅周受龍圖立夏殷之祀唐膺鳳曆
開鄴介之封歷代相公百王不易朕顯符景運肇啓

丕基乃瞻前朝載稽舊典宜開土宇俾奉宗祧周推
 繼絕之仁以示惟新之德宜以郟國三千戶封唐許
 王李從益為郟公奉唐之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以
 西京至德宮為廟牲帛器服悉從官給
 五年正月庚寅以二王後前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
 鄴國公食邑三千戶楊延壽為太子左諭德三恪後
 汝州襄城縣令襲介國公宇文頡加食邑三千戶
 六年二月以三恪後汝州襄城縣令襲封介國公食
 邑三千戶宇文頡為太子率更令

漢隱帝即位詔唐晉兩朝求訪子孫立為二王後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五日制以晉漢之裔為二王
 後委中書門下處分

其年十月以李重玉為右監門衛將軍重玉明宗之
 孫也父從璿莊宗末遇害至太祖授重玉官秩令王
 祭念請孤卹王者之後也

脩廢

蓋夫興滅脩廢者仁政之攸先也古之哲后未有不
 先於茲道而天下歸心焉若乃躬膺天祿隲於元后
 享歷彌久傳祚悠遠雖宗祀已絕而德施未已其或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樞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七十四

脩廢

蓋夫興滅脩廢者仁政之攸先也古之哲后未有不先於茲道而天下歸心焉若乃躬膺天祿陟於元后享歷彌久傳祚悠遠雖宗祀已絕而德施未已其或遺風餘烈藹於舊邦鴻猷大集流於載籍屬巡豫之

所出瞻軌迹而匪遐因慶賀之云始著條式而咸備
繇是增飾園寢申嚴廟貌謹樵蘇之禁給掃除之戶
秩以紀典垂於令甲雖餘分閏位亦俯及之蓋德之
盛者蔑以加此矣

漢高祖十二年詔其與秦始皇守冢二十家令視其

冢復亡與它事

臣欽若等曰復除也言除其庸役不預他事

武帝元封元年十月帝行自朔方還祠黃帝

在上郡周陽縣

帝冬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

後漢章帝元和二年二月詔使使者祠唐於咸陽臺

臺

咸陽縣濟陰郡咸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堯母陵俗亦名靈臺太母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庚寅遣使者祠唐堯於咸陽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較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

祀漢世祖

明帝景初二年五月詔曰昔漢高創業光武中興謀

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隳頽童兒牧豎踐踏其上

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

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五月東巡幸涿鹿遣使者以太

牢祠帝堯帝舜廟

明元泰嘗七年九月幸橋山遣有司祀黃帝唐堯廟
大武神嘉元年八月東幸廣甯臨觀溫泉以太牢祭
黃帝堯舜廟

文成和平元年正月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
孝文太和十六年二月詔祀唐堯於平陽虞舜於廣
甯夏禹於安邑周文於維陽

十九年四月幸小沛遣使以太牢祭漢高祖廟
二十年五月初營方澤於河陰遣使者以太牢祭漢
光武及明章三帝陵又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百
步不得焚蘇踐踏

二十一年三月南巡至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
四月庚申幸龍門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廟癸亥行
幸蒲坂遣使者以太牢祭虞舜戊辰詔修堯舜夏禹
廟丙戌遣使者以太牢祀漢帝諸陵

五月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於鄆祭武王於鎬
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曰先賢列聖道冠生民仁風
盛德煥乎圖史暨曆數永終迹隨物變陵隧杳藹鞠
為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藉可明勅所在諸有帝王
墳陵四面各五十步勿聽樵牧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十月詔曰齊梁陳往皆創業一

方綿歷年代既宗祀廢絕祭奠無主興言矜念良以
愴然蒼園公蕭琮及高仁英陳叔寶等宜令以時脩
其祭祀所須器物有司於之

煬帝大業二年十二月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
民建國禮尊南面曆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
樵牧相趨瑩光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于懷
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
守視

五年二月次於閭鄉詔祭古帝王陵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樓觀以太牢祭隋文帝陵

太宗貞觀四年九月詔曰朕丕承先緒積慶累仁上
纂鴻基克隆寶祚欽若稽古緬想往册英聲茂實志
深褒尚始茲巡省眺矚中塗漢氏諸陵北阜斯託寂
寥千載邈而無祀攬轡興懷慨然遐念開闢以降肇
有司牧歷選列辟遺跡可觀良宰名卿清徽不滅宜
令所司普加研訪爰自上古洎于隋室諸有名王聖
帝盛德寵功定亂弭災安民濟物及賢臣烈士立言
顯行緯武經文致君利俗丘壟可識瑩光見在者各
隨所在條錄申奏每加巡簡禁芻牧春秋二時爲其
致祭若有墮壞卽宜脩補務令周盡以稱朕意

六年三月以少牢祭隋文帝陵
閏六月遣使以少牢祭漢惠帝陵

十一年二月幸維陽勅有司祭漢文帝於霸上

十五年二月行幸經古帝王陵並遣使致祭十月行
經隋文帝陵祭以太牢

高宗顯慶二年二月帝在維陽宮遣使以少牢祭漢
光武帝後魏孝文帝等陵帝自爲文

十月幸許州次自善頰遣使祭魏明帝高平陵帝自
制祭文又遣使祭後漢光武原陵明帝顯節陵晉武
帝峻陽陵

麟德二年十月命有司祭殷湯晉文帝武帝陵墓及
祠廟

中宗神龍二年四月制自古帝王及聖賢墓並禁樵
採

三年冬幸溫湯境內有自古帝王陵致祭

玄宗開元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古帝王陵並精意
致祭

十七年四月謁諸陵赦制自古帝王陵宜令所在州
縣致祭

十八年正月親迎氣於東郊赦制自古帝王先有祀

廟者各於郡縣逐處設祭

二十年二月赦制自古帝王各令致祭務盡誠絜

二十二年十二月勅靈州置後魏孝文帝祠堂二所
有司以時享祭是州有魏故明堂遺迹乃置廟焉

二十三年正月籍田赦制自古聖帝明王並令所在
長官以禮致祭

天寶元年正月丁未朔受朝賀赦制自古帝王並令
所繇州縣致祭

三載五月置周文王廟乃以同德十人四時配享

十二月祀九成宮禮畢詔自古聖帝明王陵墓有頽

毀者宜令管內量事脩葺仍明立標記禁其樵採

六載正月詔曰三皇五帝道冠開闢創物垂範功濟
生靈繼天之德在墳典而昭著勤人之祀於禮文而

尚闕永言龜鏡宜示欽崇其三皇置一廟五帝亦置
一廟即令所司卜擇吉地營建仍以時致祭其廟共

置令太嘗寺簡較自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陵墓有
頽毀者先令脩葺並禁其採樵歲月深久摧壞或多

宜令所繇郡縣明申前勅處分

七載五月詔曰古之人君存諸號氏雖事先書契而
道著皇王緬懷厥初寧忘咸秩其三皇已前帝王宜

於京城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自古受命之主創業之君皆經濟艱難戡定禍亂雖道謝於往古乃功施於生人用率典章亦崇禮祀其歷代帝王肇迹之處未有祠宇者宜令所繇郡量置一廟以時享祭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祭仍並圖畫立像如先有祠宇未霑享祭者亦宜准此九載十一月周武王漢高祖於京城同置一廟并置官吏

十載九月初置三皇已前帝王廟

肅宗以至德元年七月即位詔自古聖帝明王並令所在致祭

上元元年閏四月改元赦制自古明王聖帝並委州縣長吏擇日致祭

一年九月赦制明王聖帝所在廟祀各委州縣長官虔潔致祭

代宗廣德二年二月南郊赦制自古聖帝明王宜令所管致祭

永泰二年五月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兩戶掃除從刺史元結請也

大曆四年四月鄜坊等州節度使臧希讓上言坊州

有軒轅皇帝陵闕請置廟四時享祭列於祀典從之
德宗貞元元年正月受朝賀赦制自古聖帝明王祠
宇委長官祭禮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南郊赦詔自古聖帝明王各以
禮祭

十四年正月詔以周文王武王祠宇在咸陽縣俾有
司精加修飾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冊尊號禮畢赦制自古聖帝明
王各令所在致祭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六月巡簡諸陵使工部郎中李
途奏昨計三十三陵及合重脩下宮殿宇法物等數
關內諸陵頃因喪亂例遭穿穴多未掩脩其下宮殿
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據所管陵園修製仍四時
各依例薦饗及逐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戶放雜差
遣充陵戶備洒掃其壽陵等十二陵亦一例脩掩可
量置陵戶

是月敕刑部尚書李琪可充昭宗少帝改十園陵禮
儀使又勅工部郎中李途授京兆府少尹充脩奉諸
陵使

明宗天成二年三月丙寅宗正丞李郁奏兩京畿甸

園陵之制其地四十里曰封山爰自唐室已來牧在
公田之籍今方紹襲宜正規儀

四月勅三京諸縣有園陵處每縣宜置一員陵令都
勅簡較勾當

三年八月勅諸處凡有列聖真容處並令脩飾

長興元年十月辛丑宗正丞李疇奏京畿內列聖園
陵自兵亂後來人戶多於陵封內開掘燒磚窰竈掘
斷岡阜驚動神靈此後請嚴切禁止奉陵州縣凡有
封內窰竈並宜修塞從之

宋齊清泰元年十一月己未宗正寺言御史臺轉報

百司各抄六典令式內本司事舉行職典宗廟陵園
列聖陵寢多在關西梁季爲賊臣盜發同光初曾差
供奉官李說工部郎中李途往關西巡陵祭告屬朝
廷有故不行明宗天成初差丞李郁簡較又長興四
年詔掩閉無主墳墓況列聖陵寢伏遇中興雖有修
奉之言而無掩閉之實乞差官簡討脩奉置陵令一
員應屬陵之四封各乞寺司管係詔曰所請修奉列
聖陵寢及差官宜依其陵令候事畢日以聞

十二月丁卯詔曰列聖陵寢多在關西中興已來未
暇修奉宜令京兆河南鳳翔等府耀州乾州奉陵諸

縣其陵園有所闕漏本處量差人工脩奉仍人給日食祭告下太嘗宗正寺參詳奏聞

三年五月丁酉詔京兆河南府鳳翔耀州乾州等奉陵州縣緣本廟陵寢中爲盜發脩奉未備宜令本管州府量事差人脩奉其人工給食祭料並從官給

晉高祖天福三年三月詔巡幸汴州中書奏車駕經過河南府河陽鄭州汴州管界所有帝王陵廟車駕經過日以酒醑祭告從之

十一月河陽侯益奏伏自收復汜水關日以逆賊張從賓於莊宗舊蓋亭子上與官軍鬪敵臣以爲莊宗

曆數雖謝精爽猶存願靜妖氛特立祠廟果應虔禱尋獲關防臣欲排此瓦木往就脩營從之

四年十一月乙亥太嘗禮官議立唐廟按武德故事祀隋之三帝請立近朝莊宗明宗閔帝三代庶合前規詔曰德莫盛於繼絕禮莫大於敬先莊宗立興復之功明宗垂光大之業逮乎閔帝實纂本枝然則丕緒洪源皆尊唐氏繼周者須崇后稷嗣漢者必奉高皇將啓嚴祠當從茂典宜立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廟

漢高祖乾祐五年正月詔曰天下名山大川聖帝明

王忠臣烈士祠廟墳墓委所在量加脩葺又詔曰恭
 惟列祖園陵諸聖祠廟桑田變海當時之弓劍猶存
 精爽在天終古之威靈不泯載惟追感誠切永懷其
 雍州西京及諸州府應有諸帝陵廟仰所在脩奉務
 令完葺

隱帝乾祐元年勅我國家肇迹豐沛膺錄并汾蓋承
 積德之靈再享配天之業四百年之洪緒一千載之
 遺風乃祖陵園先時廟貌屬累朝之隔越諒如在之
 因循將明追孝之心當盡奉先之敬天下州府應有
 兩漢諸帝王陵園廟宇宜令所屬長吏檢討量加修

飾其陵園側近禁止芻牧樵採時劉暉為宗正卿謂宰相曰國家稱漢廟

有高祖世祖室而兩都陵園諸國王子墳墓並合畧加檢飾以光聖運也雖下此勅並無檢行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制曰近代帝王所在陵寢合

禁樵採俾奉神靈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

戶以近陵人戶充漢高祖皇帝陵置職員及守官人

時月薦享并守陵人戶等一切如故仍以晉漢之裔

為二王後委中書門下處分是月宗正寺上言唐晉兩廟四仲行享禮今准

赦書以晉漢之裔為二王後其唐五廟合廢從之

是月宗正寺言漢朝諸陵二仲差官朝拜今鼎命歸

周不合管係伏佳赦書睿陵宮人職員時日薦享如

舊二仲合差官朝拜勅睿陵如舊餘准令式處分
二月中書門下以太嘗禮院言准勅遷漢朝入昇平
宮其唐晉兩朝皆五廟遷移今漢七廟未審總移只
移五廟勅宜依前勅並移於昇平宮其法物神厨齋
院祭器祭物饌料皆依中祠例用少牢光祿等寺給
其讀文太祝及奉禮郎太嘗寺差仲享以漢宗子爲
三獻從之

十一月勅唐明宗五廟在至德宮安置其徽陵上下
宮所管土田舍宇宜令新除右監門衛將軍李重玉
爲主其徽陵下宮及至德宮緣廟合留物外宜令內

養劉延韜於金銀器物數內量事給李重玉遷葬故
淑妃王氏及許王外餘並付李重玉并尼惠能惠燈
惠嚴等令重玉以時祀陵廟務在豐潔重玉即故皇
城使李從璨之子明宗之孫也

三年八月辛亥敕漢睿陵頴陵今後宜係鴻臚寺

顯德元年正月赦文前代帝王陵廟及名臣墳墓無後
者所在官吏簡較勿令樵採耕犁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七十五

悔過

罪已

悔過

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傳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君人者居兆民之上總萬樞之劇雖復達聰明目逃覽虛受無適無莫不將不迎其或姦佞之言類夫忠信

誣構之狀成乎疑似事決機而欲速刑失中而致濫而乃洗然革慮霈然出令深悟不追之悔亟救已然之非剪滅凶醜追痛賢彥發於明詔垂之語言史傳所記咸得而敘矣

商太甲既立不明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不知朝政故曰放

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祀十一月終至此二十六日服闕伊尹以冕服

奉嗣王歸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

于德自底不類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欲救度縱

敗禮以速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已故縱情欲

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孽災道逃也言天可避自作災不可逭

徃背師保之訓弗克於厥初尚賴規救之德圖維厥

終言已往之前既不能脩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

漢景帝既誅晁錯謁者僕射鄧公為較尉擊吳楚還

上書言軍事見帝帝問曰道軍所來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又曰道軍

所來即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道路也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

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

也且臣恐天下之士鉗口不敢復言矣帝曰何哉鄧

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

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卒竟也內杜忠臣

之口外為諸侯報仇杜塞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

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廼拜鄧公爲城陽中尉

武帝時李陵爲騎都尉擊匈奴詔強弩都尉路博德

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末可

與戰帝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

引兵走西河遮鈎營之道胡來要害道詔陵九月發

出遮虜障後陵既敗帝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詔

強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生預詔

脫者

戾太子以巫蠱事自經死久之巫蠱事多不信武帝

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田千秋復訟太子寃帝遂擢

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克家焚蘇文於橫橋上橫郎橫門

謂橋也及泉鳩里加兵於太子者初爲此地太守後

族之帝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及歸來望思之臺

於湖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閭鄉之東基址猶存天下

聞而悲之

元帝時前將軍蕭望之被石顯所譖飲鴆而死帝聞

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

時大官方上晝食帝乃輟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慟動

也 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詳審也皆免冠謝良久

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

子及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

者祀祭望之冢

成帝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同謀不盡下言不

傳謀於過聽將作大匠萬年過誤也萬年言昌陵三

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子之藏

壙中無司馬殿門也以謂陵上寢及司馬門也天下

時皆幸作之故曰尚未加功中陵陵中正寢也天下

虛耗也百姓罷勞客土疏惡取他處土以增終不

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惟思也夫過而不改是謂過

矣其罷昌陵勿徙吏民令天下無有搖動之心

哀帝建平二年六月寢疾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

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以建

平二年為太初二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

百二十為度月餘帝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

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

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帝以其言不驗遂

下賀良等吏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得變易屢

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

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過誤

也幾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義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

惟赦令不改餘皆除之

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究皆下獄

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

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

當為處正其罪名

傾覆國家誣

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李尋及解光滅死一等

徙敦煌郡

後漢光武時郭憲字子橫為光祿勳建武八年車駕

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

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遂上隴其後穎川兵

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

龐萌時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

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為平狄

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

延譖已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謂諸將

曰吾嘗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明帝時有人單辭告朱浮事者帝大怒賜浮死長水

較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遊四

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浮事

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大司農韓歆以直言被責自殺歆數有重名死非其

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成禮盛禮也言不以

非命而降其葬禮

安帝時太尉楊震被譖自殺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

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佐時政而青

蠅玷素同茲在藩上天降威災青屢作爾卜爾筮惟

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摧棟折我其危哉今

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

桓帝時張角為左道妖惑小民御史劉陶與案松袁

貢連名上疏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帝殊不

悟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

魏太祖為公時北征三郡烏丸大破之引兵自柳城

還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

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

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

以傲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嘗諸君之諫

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太祖既殺華佗後

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今此兒彊死

也又太祖嘗置較事時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法曹

椽高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較事既非屬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簡治之太祖曰卿知達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以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群盜良有取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

晉景帝爲魏相嘉平中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兼州并

力討胡帝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爲將遠役

遂駕反帝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

玄伯泰字

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

元帝時爲平東將軍以賀循嘗爲吳國內史與循言

及吳事時因問曰孫皓常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

未及言帝悟曰是賢郡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

循創巨痛深無以上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

後魏道武時崔逞初以慕容燕尚書亡歸帝以爲御

史中丞詔與嘗山王遵爲書失旨遂賜逞死後荊州

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爲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

陳留南分爲二輩一奔長安二歸廣固帝初聞休之

等來降大悅後怪其不至詔兖州尋訪獲其從者問

其故皆曰國家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闕及

聞崔逞被殺故奔二處帝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者

多見優容

大武時李順以使沮渠蒙遜崔浩言其受金又言禁

臧事不寔帝怒遂殺之順歿後數年其父弟孝伯為

孝武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大武怒甚謂孝伯曰

卿從兄往雖誤國朕亦未能便至此繇浩譖毀朕忿

遂盛殺卿從兄者浩也

崔浩為司徒既被誅後帝北伐時宣城公李孝伯疾篤傳

者以為卒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自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孝文時李韶為太子右詹事尋出為安東將軍兗州

刺史太子恂廢為庶人帝自鄴還洛韶朝於路言及

恂事帝曰卿若不出東宮或未至此

後周大祖既平郢都衣冠士人多沒為賊太史慶季

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

魏克襄陽先招異度晉平建業嘉得士衡

臣欽若等曰異度蒯

越字士衡陸機字也

代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敗君信有

罪縉紳何咎皆為賤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

之故購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

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人

宣帝昏暴滋甚京兆丞樂運陳八事切諫帝大怒將

戮之內史元巖等救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

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

公卿初見帝盛怒莫不爲運寒心後見獲宥皆相賀以爲幸免虎口

隋煬帝東征耿詢上書曰遼東不可伐師必無成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

唐太宗貞觀中太嘗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爲帝所讓王珪及溫彥博諫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視聽且孝孫雅士陛下忽爲教女樂而怪之臣恐天下怪

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爲孝孫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拜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樞近賞以忠直今臣所言豈是爲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詰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翌日帝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能納諫者固難矣昔周武王尚不用伯夷叔齊宣王賢主杜伯猶以無罪見殺夙夜庶幾前聖恨不能仰及古人昨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進直言也

盧祖尚爲瀛州刺史咸稱政理時朝政前後牧作交

州者多使勲戚憑恃阻遠率爲愆過知其幹畧於是
徵令入朝引之內殿恩禮殊厚太宗謂之曰交州重
鎮自非宗枝莫處其任然朕子弟不才恐不稱職今
以委卿無辭遠也一二年便當召卿祖尚拜謝而出
既而悔之自言性不飲酒以瘴癘爲託太宗令杜如
晦申諭之祖尚固辭不肯奉詔又遣其妻兄周範殷
勤曉之曰嘗人之交猶篤言信卿許天子安可退而
致辭又不納於是引見太宗親問其故祖尚對益堅
太宗怒曰我使人不得何以爲政法令不可以不行
驕臣不可以不罰因命左右曳出斬之于朝堂尋亦
大悔命所司復其官蔭

張蘊古爲大理正貞觀中河內人李好德風疾發亂
有妖妄之言詔按其事蘊古奏好德癩病有徵法不
當坐侍書御史權萬紀劾蘊古貫屬相州好德之兄
厚德爲其刺史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曰吾嘗禁
蓋琮於獄而蘊古與琮奕碁今復阿縱好德是亂吾
法也遂斬東市既而悔之因下制令死刑雖今即決
仍當三覆奏

文宗以莊恪太子宴遊敗度不可教導欲加廢黜迫
於公卿之議乃止太子終不悛改至開成三年暴薨

時傳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寵衰賢妃楊氏恩渥方深懼太子他日不利於已故日加誣譖太子終不自辨明也太子既薨帝意追悔四年因會寧殿宴小兒尋竿有一夫在下憂其墮地有若狂者帝問之乃其父也因感泣謂左右曰朕當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樂官劉楚才女樂張十千

即所昵官人也

等責之曰陷

引太子皆爾輩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前也立命擒去案詰前事誅之

後漢莊宗初爲晉王既誅從事司空頰尋以悔之明年駐軍於河上軍較郭夜叉者有罪伏誅死行欽已下措其驍勇列拜以救之帝厲聲曰殺司空頰時爾等何不救也其追惜之意如此

明宗天成三年正月丁巳內出御札曰朕聞堯舜有恤刑之典貴務好生禹湯申罪已之言庶明知過今月七日據巡簡軍使渾公兒口奏稱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鬪之事朕初聞奏報實所不容率爾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今旦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載聆讜議方覺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亦以渾公兒狂誣頗甚石敬瑭詳覆稍乖致人當在法而殂處朕於有過之地今減嘗膳十日以謝幽寬其

石敬瑭是朕懿親合施規諫既茲錯誤宜示省循可
罰一月俸渾公兒決脊杖二十仍削其在身職銜配
流登州嘗知所在其小兒骨肉各賜絹五十疋粟麥
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兼此後在朝及諸道州府凡
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不得因循付中書門下百僚
進表稱賀

宋帝清泰三年千春節魏國長公主自河東入覲既
上壽辭歸帝酒酣謂曰何不且留闕下健去欲與石
郎反邪時以晉高祖去年爲總管巡忻州軍亂欲推
崇高祖爲天子高祖斬其魁首奏之故有是詔以戲
之及醒左右具告深悔焉

罪已

書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
斯戒懼之謂矣蓋夫居司牧之重爲神祇之主克相
上帝以綏四方其或民之多辟自投於罪罟天或降
災以至於謫見事有過舉之失歲罹荐饑之患德教
之靡究風化之或愆乃復歸過於躬引咎自責周旋
抑畏不遑寧處以至貶損奉養之具咨求忠讜之議
發於感涕以致其誠心形於詔令以申乎誕告天地
之肯勿移於股肱民庶之戾不加乎刑辟用能精忠

內激善氣交應群倫奪而思效星象滅而韜華盛德
孔昭大勳舉集傳所謂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茲不
誣也

夏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效
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斯禹曰堯舜之時民皆
用堯舜之心為心今予為君而百姓各以其心為心
是以痛之

啓與有扈戰于甘而不勝有扈夏同姓諸侯也六卿請復之請復
也夏后曰不可吾地不淺淺福也吾民不寡寡少也戰而
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

貳味琴瑟不張張施也鍾鼓不脩脩設也子女不備不女備也

親親長長親親長長敬長者也尊賢使能尊賢使能昔年而有扈服服也

商湯既黜夏命作湯誥曰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
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予一

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
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
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
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耿之身託於士民君公
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

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
主其悉思朕之過失今謂此及知見了所不及旬以

啓告朕旬音蓋

武帝時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高寢郎田千秋

上急變訟太子寃所告非常帝見而說之後拜丞相

始視事見帝連年治太子獄諸罰尤多群下恐懼思

欲寬廣帝意慰安衆庶廼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

頌德美勸帝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

天下自虞樂虞與帝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

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謂與太子朕日

一食者累月廼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嘗在心既其不

咎言既往之事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

石求捕督察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鞠也鞠問

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椒房殿名

也以椒塗壁取其溫而芳也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

有司無所發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

巫頗脫不止巫往往尚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

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

館謝告也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周書洪範母

敢復言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
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
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處其職後有天地之眚勿
復劾三公

後魏孝明孝昌二年六月詔曰自運屬艱棘歷載於
茲烽驛交馳旌鼓不息祖宗盛業危若縹旒社稷洪
基殆將淪墜朕威德不能遐被經畧無以及遠俾令
蒼生罹此塗炭何以苟安黃屋無愧黔黎今便避居
正殿蔬粢素服當親自招募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
諫之士敢決狗義之夫二十五日悉集華林東門人

別引見其論得失頒告內外咸使聞知

隋高祖嘗遇關中饑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糲
糲而奏之者帝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之撤
膳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嚴其羅行劫為吏所
拘高祖謂曰汝何為作賊其羅言饑寒交切所以為
盜高祖曰吾為汝君使汝窮乏吾之罪也因命捨之
太宗貞觀二年三月己巳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為
人君失德朕之不脩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尚多窮
困聞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於是遣御史大夫杜淹

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寶贖之還其父母

十七年廢太子承乾帝自制文詣太廟陳謝曰臣上蒙穹昊明命中賴宗社餘祉自惟不德濫承寶位既乏元首之能實乖教子之道遂有承乾不軌君集無君元昌懷逆祐亦好亂臣暗昧既彰誠誘多闕負罪引慝漸懼增深謹造庭階躬申拜謝後隴右山摧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帝以問秘書監虞世南對曰春秋時山摧晉侯召宗伯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摧川竭君爲之不舉除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摧大水出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爲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嘗然陰淫過久恐有冤獄宜省繫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脩德可以銷變帝以爲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理獄訟多所原宥後有星孛于虛危歷于氏百餘日乃滅帝謂群臣曰天見孛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齊景公時有孛星見公問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一百七十五 十六

晏嬰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爲公誠耳景公懼而脩德後十六日而星沒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脩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變何損於時然願陛下無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慎終如始彗星雖見未足爲憂帝歛容謂曰吾之撫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纔弱冠舉義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莫臻於此重以薛舉之驍雄宋金剛之鷲猛竇建德跨河北王世克據雒陽當此之時足爲勁敵皆爲我所擒及逢家難復決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頗有矜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爲是乎秦始皇并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既驕且逸朝夕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然震懼

德宗興元元年正月制曰致禮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走在草莽不忘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獲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實習易溺居

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伐之勞苦澤靡下
寃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
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齊居
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亦或連年不解甲胄祀
奠之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
萊多蕪暴令峻於誅求疲吐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
去鄉間邑里丘墟人烟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
怨於下而朕不知遂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
逆滔天曾莫知愧敢行凌偏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
累於祖宗下負於臣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懼

悼若墜泉谷賴天地降祐人祇叶謀將相竭誠厥
宣力群盜斯屏皇維載張將弘永圖必布新令朕
與文揚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用加虛美以聖神
文武之號被蒙暗寡昧之躬固辭不獲俯遂群議朕
因內省良所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
之謂聖豈伊淺劣所敢當仁又者所以化戎武者所
以定亂朕自臨御於今六載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
可苟徇群情猥當徽號重予不德益用懷慙自今已
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

餘具帝
王赦宥

門

貞元二年十二月詔曰昔我皇祖先宅天下底綏四方脩德以安邊悅近而來遠朕嗣守丕構姑務息人頃以西蕃載申信約蓋欲惠康庶士協靜封陞而戎狄無厭大棄明義入我河曲害我生靈鹽夏兩州淪陷蕃醜哀此蒸庶家業流離去父母之邦捐骨肉之愛繇朕薄德俾人罹殃興言疚懷若墜焚灼側身惕慮豈敢違寧所宜省躬深自咎戒今視朝避正殿十五日百僚奏事悉於延英處分庶答天譴用暢深衷咨爾三事大夫汨于百辟所宜一乃心乃其勵予違式佇嘉謀克清宸惠宣示中外使悉朕懷

晉高祖天福四年三月丁巳御便殿謂宰臣馮道曰曰大雪害民五旬不止京城之下十八神祠六寺二觀悉令祈禱了無其驗得非朕之涼德不備神休者乎道對曰陛下克己恭儉無荒無怠推恩四海必合天心但愛民慎刑始終如一雖景宿之變水旱之沴亦將警聖人而成其德也帝曰朕聽斷有誤卿當再三止之安靜小心共相保守因令出薪炭米粟給軍士貧民等

周世宗顯德二年正月甲戌謂侍臣曰去歲齊州臨邑民來訴災沴尋命使臣遍與通簡所望供輸咸得

均濟昨聞廣種植戶民不欲通簡咸念其訴災者至
有潛藝其家產者朕自聞之極深軫憫侍臣對曰時
季已來民多狡惡帝曰非民之狡蓋朕治之未至亦
猶親人之官未當耳此後尤宜精求令長免使黎民
受弊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一百九十一

立法制 政令

立法制

夫有國家者曷嘗不制事典立軌度因時變而建民
極者哉嬴秦之世多所改作泊南北迭王以訖于梁
亦復損益前訓有所更創斟酌物宜於焉垂法蓋以

册府元龜

閏位部

卷之二百九十一

申畫一之文著惟行之令一統類而嚴紀律也史氏所記咸得而徵焉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而今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

太原真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二十一年

年九月庚子盈魯祖及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鸞龍上升入大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且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

吳大帝時令諸居任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乃去然多犯者嘉禾六年使群臣議立制胡綜以為宜定太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顧雍等同綜議從之其後吳令孟仁聞喪輒去陸遜陳其素行減死一等自此遂絕

宋高祖永初元年七月辛酉詔曰反叛淫盜三犯補治士本謂事三犯終無悛革王者頃多并數眾事合而為三甚違立制之旨宜更申明

八月詔曰諸處冬使或遣或不事後宜省今可悉停
禮元正大慶不得廢耳郡縣遣冬使詣州及都督府
者亦宜同停

閏八月詔曰主者處按雖多所諮詳若衆官命議宜
令明審自頃或總稱叅詳於文漫畧目今有厝意者
皆得指名其所見不同依舊繼咨

三年三月制限荊州府置將不得過二千人吏不得
過一萬人州置將不得過五百人吏不得過五千人
兵士不在此限

孝武帝卽位初置殿門及上閣門

孝建元年江夏王義恭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
曰臣聞佾懸有數等級異儀佩笏有制卑高殊序斯
益上哲之洪摹範世之明訓而時至彌流物無不弊
僭侈繇俗軌度非古晉代東徙舊法淪落侯牧典章
稍與事曠名實一差難以卒變章服崇濫多歷年所
今樞機更造皇風載新耗弊未充百用思約宜品備
式之律以定損益之條臣等地居枝昵位叅台輔遵
正之首請以爵先致貶之端宜從戚始輒因暇日共
叅愚懷應加省易謹陳九事雖懼匪衷庶竭微款伏
願陛下聽覽之餘薄垂照納則上下相安表裏和穆

矣詔付外詳有司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
假春秋明誠是以上方所制漢有嚴律諸侯竊服雖
親必罪降於頃世下僭滋極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
於王公達於衆庶上下無辨民志靡一義恭所陳實
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
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幡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
殿及夾侍國師傅令及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赤
服輦不得重欄鄣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禦
不得孔雀白氅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
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着袷衣不得裝面冬
會不得鐸舞柸柈舞長躡透狹舒劍博山綠大幢升
五按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着緹
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
於其封君旣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宜
從下官而已諸鎮嘗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
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爲飾諸王女封縣主諸
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竝不得鹵簿
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喪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
不得同皇弟皇子車非輅車不得油幢平乘舫皆下
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鑄不

得作五花及監筭形詔可

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斷之餘內外衆官皆授停駐

大明元年三月制大臣加班劔者不得入宮城門

二年十二月諸王及妃主庶姓位從公者喪事聽設凶門餘悉

六年九月制沙門致敬人主

七年四月詔曰自非臨軍戰陣一不得專殺其罪甚重辟者皆如舊無上須報有司嚴加聽察犯者以殺人罪論

五月詔曰自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

唯邊隅外警及姦釁內發變起倉卒者不從此例

長沙王道憐孫祗大明中爲中書郎太宰江夏王義

恭領中書監服親不得相臨表求解職世祖詔曰昔

二王兩謝俱至崇禮自今三臺五省悉同此例

沈統大明中爲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數百人統緣輕過

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祗給主可

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

明宗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

居終寧庶人復除徭役

三年制太子乘象輅

六年制太子元正朝賀服袞冕九章衣

南齊武帝永明七年十月詔曰三季澆浮舊章陵替

吉凶奢靡動違矩則或裂錦繡以競車服之飾塗金

鏤石以窮瑩域之麗至班白不婚露棺累葉苟相媵

銜罔顧大典可明為條制嚴勅所在悉使畫一如復

違犯依事糾奏

永明中世祖以婚禮奢借勅諸王納妃上御史六宮依禮正棗栗服脩加

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遺舅姑而已

明帝建武元年十一月革永明之制依晉宋舊典太

子以師禮敬少傅

梁武帝天監三年都令使王謹之列自江左以來郊

廟祭祀帝已入齋百姓尚哭以為乖禮何佟之等奏

按禮國門在臯門外今之籬門是也今古殊制若禁

凶服不得入籬門為太遠宜以六門為斷詔曰六門

之內士庶甚多四時蒸嘗俱斷其哭若有死者樽器

須來既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也致齊日去廟三百步

斷哭

北齊文宣帝受禪詔曰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甚

有吉凶務求殊異婚姻葬喪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

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銀婢妾衣羅綺拾遺
初出爲奇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令運
屬惟新思蠲往弊反朴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
條式使儉而獲中

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詔在京百司及諸軍州縣印
一例鑄換其篆文則各如舊

八月詔曰朝廷之儀封冊爲重用報勲烈以降隆榮
固合親臨式光典禮彝章久缺自我復行今後每封
冊大臣宜令有司備臨軒之禮稱朕意焉

九月勅以近年文武官諸道奉使皆於所在分外停

伍踰年涉歲未聞歸闕非唯勞費州郡抑且侮慢國
經臣節旣虧憲章安在自今後兩浙福建廣州南安
邕容等道使到發許任一月湖南洪鄂黔桂許任二
十日荆襄同雍鎮定青滄許任十日其餘側近不過
三五日凡來往道路據遠近里數日行兩驛如遇疾
患及江河阻隔委所在長吏具事由奏聞如或有違
當行朝典命御史點簡糾察以儆慢官

二年七月帝曰車服以庸古之制也貴賤無別罪莫
大焉應內外將相許以銀飾鞍勒其刺史都將內諸
司使以降祗許用銅冀定尊卑永爲條制仍令執法

官糾察之

八月兩浙錢鏐奏請重鑄換諸州新印

三年七月勅大內皇牆使諸門素來未得嚴謹將令整肅頒示條章空令控鶴指揮應於諸門各添差控鶴官兩人守帖把門其諸司使并諸司諸色人並勒於左右銀臺門外下馬不得將領行官一人輒入門裏其逐日諸道奉進客省使於千秋門外排當執勒控鶴官昇擡至內門前準例令黃門殿直以下昇進輒不得令諸色一人列千秋門內其章善門初令長官關鑰不用逐日開門是日又勅皇牆大內奉尚深嚴宮禁諸門豈宜輕易未當條制交下因循苟出入之無甞且公私之不便須加鈐轄用戒門閭宜令宜徽院使等切准此處分

八月勅建國之初用兵之罷諸道章表皆繫軍機不欲滯留用防緩急其諸道所有軍事申奏空令至右銀臺門委客省畫時引進諸道公事卽依前四方館准例收接

十月勅司門過所先是司門郎中負外郎出給今以寇盜未平恐漏姦詐令宰臣趙光逢專判凡諸給過所先具狀經中書點簡判下卽本判郎官據狀出給

四年正月勅公事難於稽遲居處悉皆遙遠其逐日當直中書舍人及吏部司封知印郎官少府監及篆印文兼書寫告身人吏等竝宜輪次於中書側近宿止四月帝過朝邑見鎮將位在縣令上問左右或對曰宿官秩高帝曰令長字人也鎮使捕盜耳且鎮將多是邑民柰何得居民父母上是無禮也至是勅天下鎮使官秩無高卑位在邑令下

九月勅魏博管內刺史比來州務竝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權州牧同於閑冗俾循通制宜塞異端竝宜依河南諸州例刺史得以專達

議者曰唐朝憲宗時烏重裔為滄州

節度使嘗稱河朔六十年能抗拒朝命者以奪制吏格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且若二千石各得其節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姦豈能據一州而判哉遂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八州兵卒隸收管是後雖幽鎮魏三州以河北舊風自相更襲在滄州一遺獨稟命受代自重裔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合其事矣

十一月乙巳詔曰闕防者所以譏異服察異言也况天下未息兵民多姦改形易衣覘我戎事比者有謀皆以詐敗而未嘗罪所過地叛將逃卒竊其妻孥而影附使者亦未嘗詰其所經今海內未同而緩法弛禁非所以息姦詐止奔亡也應在京諸司不得擅給公驗如有出外須執憑繇者具司門過所先須經中

書門下點簡宜委宰臣趙光逢專判出給俾繇顯重
冀絕姦源仍下兩京河陽及六軍諸衛御史臺各加
鈐轄公私行李復不得帶挾家口向西其襄鄧鄭延
等道並同處分

五年二月詔左右金吾大將軍待制官各奏事

乾化元年五月詔左右銀台門朝參諸司使庫使

下杯帶從入出入親王

悉止門外闕以者抵律聞

通拘無門籍且多勲戚市

有一客星凌犯上言者遂

未帝龍德元年春正月癸巳詔諸道入奏判官宜

御史臺點簡各從正衙退後便於中書門下公參

謝如有違越具名衝聞奏應而賜章服仍令各門使

取本官狀申中書門下受勅後方可結入新衙

政令

漢高帝伐秦繼周以火承木說者謂秦爲閏位而蜀

吳宋齊暨乎朱梁厥義均矣其立政其施令出於君

而被於民者或適一時之宜或爲子孫之法載於方

策亦有可觀然而史遷紀秦陳壽志吳蜀其事多畧

宋齊而下乃章章焉古人有言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若鬱林東昏之時雖有政令顧其治何如哉

泰始皇十六年九月初令男子書年

三十三年初縣禁不得祠

蜀後王建興二年春閉關息民

吳大帝黃武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

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憫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

下州郡有以寬息

嘉禾三年正月詔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

寬諸逋勿復督課

太元元年十二月詔省徭役減征賦除民所患

宋高祖永初元年六月卽位詔曰夫銘功紀勞有國

之要典慎終追舊在心之所隆自大業創基十有七

載世路迤邐戎車歲動自東徂西靡有寧日寔賴將

帥竭心文武盡効寧內拓外迄用有成威靈遠著寇

逆消蕩遂當揖讓之禮猥享天人之祚念功簡勞無

忘鑒寐凡厥誠勤宜同國慶其酬賞復除之科以時

論舉戰亡之身厚加賻贈

七月丁亥詔原放劫賊餘口沒在臺府者諸徙家並

聽還本土又運船不復下諸郡輸出悉委都水別量

臺府所湏皆別遣主帥與民和市卽時禫直不復更

責租民求辨又停廢虜車牛不得以官威假借又以市稅繁苦優量減降從征鬪維殞身戰場幽沒不反者贍賜其家

二年正月丙寅詔斷金銀塗已卯禁喪事用銅釘四月己卯朔詔曰淫祠惑民費財前典所絕可竝下在所除諸房廟其先賢及以勲德立祠不在此例文帝元嘉四年三月壬寅禁斷夏至日五絲命縷之屬富陽令諸葛闡之之議也

八年三月戊申詔曰頃軍後殷興國用增廣資儲不給百度尚繁宜存簡約以應事實內外可通其詳思務令節儉

十七年十一月詔曰州郡估稅所在市調多有煩刻山澤之利猶或禁斷役召之品遂及稚弱諸如此比傷治害民自今咸依法令務盡優免如有不便卽依事別言不得苟趣一時以乖隱卹之旨王者明知宣下稱朕意焉

孝武帝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卽位七月辛丑詔曰百姓勞弊徭賦尚繁言念守文宜崇約損凡用非軍國宜悉停功可省細作并尚方雕文靡巧金銀塗飾事不關實嚴爲之禁供御服膳減除遊侈水陸捕採各

順時月官私交市務令優衆其江海田地公家規固
有詳所開弛貴戚競利悉皆禁絕

孝建元年正月戊申詔曰首食尚農經邦本務貢士
察行寧朝嘗道內難甫康正訓未洽衣食有仍耗之
弊選造無觀國之美昔衛文勤民高宗恭默卒能收
賢鼎穴大殷季年朕每側席疚懷無忘監寐凡諸宰
莅親民之官可詳申舊條勤盡地利力田善畜者所
在具以名聞褒甄之科精爲其格四方季秀非才勿
舉獻答允值卽就銓擢若止無可採猶賜除若右有
不舉酬奉虛竊榮薦遺還田里加以禁錮尚書

之元本庶績之樞機丞郎列曹局司有在自頃事無
巨細悉歸令僕非所謂衆材成構群能濟業者也可
更明體制咸責厥成糾覈勤惰嚴施賞罰

大明二年閏十二月庚子詔曰夫山處崑居不以魚
鼈爲禮頃歲多虞軍調繁切違方設賦本濟一時而
王者玩習遂爲常典拖幹瑤琨負土作貢積羽群輕
終致深弊永言弘革無替朕心凡衆衛貢職山淵採
捕皆當詳辨產殖考順歲時勿使牽課虛懸睽忤氣
序庶簡約之風有孚於品性惠敏之訓無漏於幽仄
七年五月丙子詔曰自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

手詔施行唯邊隅外警及奸豐內發變起倉卒者不從此例

七月丙申詔曰江海田池與民共利歷歲未久浸以弛替名山大川往往占錮有司嚴加簡糾重明舊制八年正月甲戌詔曰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鬻米者可停道中雜稅其以仗自防悉勿禁

前廢帝以大明八年閏五月卽位六月辛未詔曰朕以軼身風紹洪業敬御天威欽對靈命仰遵凝緒日鑒前圖寔可以拱默守成貽風長世而實位告始萬寓改屬惟德弗明昧於大道思宜磨範弘茲簡樸可

具詢執事詳訪民隱凡典令密文繁而傷治闕而市稅事施一時而姦吏舞文妄興威福加以氣緯殊乃偏頗滋甚宜其寬徭輕憲以救民切御府諸署爭不須廣彫文篆刻無施於今悉宜弁省以酬民願蕃土質貨一皆禁斷外便具條以聞

明帝泰始元年八月丁酉詔曰古者衡虞置制喙天不收川澤產育登器充御所以繁阜民財養遂生德頃商販逐末競早爭新折未實之果收豪家之利籠非膳之翼爲戲童之資豈所以還風尚本損華務實宜循道布仁以革斯蠹自今鱗介羽毛肴核衆品非

時月可採器味所須可一皆禁斷嚴爲科制
六年十二月癸巳以邊難未息制父母陷異域悉使
婚宦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四月詔曰自盧井毀制農桑易
業益鐵妨民貨鬻傷治歷代成俗流蠹歲滋思拯遺
弊革末反本使公不專利氓無失業二官諸王悉不
得營立屯邸封畧山湖太官池塞宜停稅人

五月辛未詔曰設募取將懸賞購士蓋出權宜非日
嘗制頃世道艱險浸以成俗且長逋逸聞罪山湖是
爲黥刑不辱亡竄無咎自今以後可斷衆募

二年四月詔曰婚禮下達人倫敎始周官有媒氏之
職國風興及時之詠四醴內陳義不期後三鼎外列
事豈存奢晚俗浮麗歷茲永久每思懲革而民未知
禁乃聞同牢之費華泰尤甚膳羞方丈有過王侯富
者扇其驕風貧者恥躬不逮或以供帳未具動致擁
遷年不再來盛時忽往宜爲節文頒之士庶勉可擬
則公朝方標供設合鬯之禮無虧寧儉之儀斯在如
故有違繩之以法

武帝永明七年詔曰春頒秋歛萬邦所以惟懷柔遠
能邇兆民所以允殖鄭渾宰邑因姓立名王濬剖符

戶口殷盛今產子不育雖炳嘗禁比聞所在猶或有
之誠復禮以貧殺抑亦情繇俗澹宜節以嚴威敦
惠澤主者尋舊制詳蠲郵之宜務存優卹

永明中勅親近不得輒有申薦人士免官寒人鞭一
百

鬱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辛亥詔詢訪獄市傳聽謠俗
傷風損化各以條聞主者詳爲條格

海陵王卽位詔曰周設媒官趣及時之制漢務輕徭
在休息之典所以布德弘教寬俗阜民

志敷九惠而習俗之風爲弊未改靜言多愷無忘婚

嫁宜嚴更申明必使禽幣以時標梅息怨正厨諸役
舊出州郡徵吏民以慮其數公獲二旬私累數朔又
廣陵年嘗通出千人以助淮戍勞擾爲煩抑亦苞苴
是育今竝可長停別量所出諸使材長路都防城直
縣爲劇尤浮亦宜禁斷

延興元年八月乙卯申明織成金薄絲花錦綉履之
禁

明帝建武元年詔曰頒職之吏多違舊典存私害公
實興民蠹今商旅稅石頭後渚及夫鹵借債一皆停
息所在凡厥公宜可卽符斷主曹詳爲其制憲司明

加聽察

十月詔曰自今雕文篆刻歲時先新可悉停省

十一月詔曰邑宰祿薄俸微不足代耕雖任土掌貢亦爲勞費自今悉斷

東昏侯初卽位詔辨括選序訪搜貧屈

永元元年詔研策秀孝考課百司

梁高祖初爲南齊大司馬錄尚書事下令曰永元之季乾維落細政實多門有殊衛文之世權移於下事等曹公之時遂使閹尹有翁媪之稱高安有法堯之旨鬻獄販官固山護澤開塞之機養成小醜直道正

義擁抑彌年懷怨抱理莫知誰訴姦吏因之筆削目已豈直賈生流涕許伯哭泣而已哉今理運惟新政刑得所矯革流弊實在茲日可通簡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

天監元年詔曰成務弘風肅厲內外寔繇設官分職互相懲糾而頃者拘聳准以見失方奏多容違愆莫肯執咎憲綱日弛漸以爲俗今端右可以風聞奏依元熙舊制

四年正月丙午省鳳皇御書伎

六年正月己卯詔曰夫有天下者義非爲己凶荒疾厲兵革水火有一於斯責歸元首今祝史請禱繼諸不善以朕身當之永使災害不及萬姓俾茲下民蒙寧息不得爲朕祈福以增其過時班遠邇咸令遵奉

九年五月己亥詔曰朕遠聽思治無忘日昃而百司群務其途不一隨時適用各有攸宜若非摠會衆言無以備茲親覽自今臺閣省府州縣鎮戍維有職僚之所時共集議各陳損益具以奏聞

十五年正月己巳詔曰觀時設教王政所先兼而利之寔惟務本移風致治咸繇此作頃因革之令隨事必下而張弛之要未臻厥宜民瘼猶繁廉平尚寡所以竚旒纒而載懷朝玉帛而興歎可申下四方政有不便於民者所在具條以聞守宰若清潔可稱或侵漁爲蠹分別奏上將行黜陟長吏勸課躬履隄防勿有不循致妨農事關市之賦或有未允外時參量優減舊格

十七年正月丁巳朔詔曰夫樂所自生含識之甞性厚下安宅馭世之通規矜此庶民無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畧每布寬恤之恩而編戶未滋遷徙尚有輕去

故鄉豈其本志資業殆闕自返莫繇巢南之心亦何能弭今開元發歲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舊所使居無曠土邑靡游民鷄犬相聞桑柘交畛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監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開恩半歲悉聽還本蠲課三年其流寓過遠者量加程日若有不樂還者卽使著籍爲民准舊課輸若流移之後本鄉無復居宅者村司三老及於親屬卽爲詣縣占請村內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戀本者還有所託凡坐市埭諸職割盜褻滅應被籍者其田宅車牛是民生之具不得悉以沒入皆優量分留使得以止其商賈富室不得頓相兼并遁叛之身罪無輕重並許首出還復民伍若有拘限自還本役爲之條格咸使知聞

普通三年五月詔四方民所疾苦咸卽以聞大同五年三月己未詔曰朕四聰旣闕五職多蔽畫可外牒或致糾繆凡有政事不便於民者州郡縣卽皆時言勿得欺隱使有怨訟當境任失而今而後以爲永準

六年八月辛未詔曰經國有體必詢諸朝所以尚書置令僕丞郎旦旦上朝以議時事前共籌懷然後奏

問頃者不爾每有疑事倚立求決古人有云主非堯舜何得發言便是故放勛之聖猶咨四嶽重華之獻亦待多士豈朕寡薄所能獨斷自今尚書中有疑事前於朝堂參議然後啓問不得習嘗其軍機要切前須詔審自依舊典

七年十二月壬寅詔曰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納諸隍未是切言也朕寒心消志爲日久矣每當食投箸方眠撤枕獨坐懷憂憤慨申旦非爲一人萬姓故耳州牧多非良才守宰默而傳翼揚阜以是憂憤賈道所以流涕至於閭閻求取高端或供厨蒸或供廩戶或

遣使命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於民又復多造遊軍稱爲防遏姦盜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設或責腳步又行劫縱更相枉逼良人命盡富室財殫此爲怨酷非止一事亦頻勅禁斷猶自未已有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又復公私傳屯邸治爰至僧尼當其地界止應依限守視乃至廣加封固越界分斷水陸採捕及以樵蘇遂致細民措手無所自今有越界禁斷者禁斷之身以軍法從事若是公家創內正不得輒自立屯與公競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採以供煙爨者悉不得禁及以採捕亦勿呵問若不遵承皆以死罪

結正

十一年三月庚辰詔曰皇王在昔澤風未遠故端居
玄扈拱默崑廊大道既淪澆波斯逝動競日滋情爲
彌作朕負扈君臨百年將半宵漏未分躬勞政事白
日西浮不遑飧飯退居猶被布素含咀匪過藜藿寧
以萬乘爲貴四海爲富惟欲億兆康寧下民乂安雖
復三思行事而百慮多失凡遠近分置內外條流四
方所立屯傳郎治市隸析度津稅田園新舊守宰遊
軍戍邏有不便於民者尚書州郡各速條上當隨言
除省以舒民患

太清元年八月乙丑王師北伐以南豫州刺史蕭淵
明爲大都督詔曰今汝南新復嵩穎載清瞻言遺黎
有勞鑿窳宜覃寬惠與之更始緣邊初附諸州部內
百姓先有負罪流亡逃叛入北一皆曠蕩不問往愆
并不得挾以私讎而相報復若有犯者三加裁問
元帝承聖元年四月旣平侯景下令曰軍容不入國
國容不入軍雖子產獻捷戎服從事亞夫弗拜義止
將兵今句醜穢夷逆徒殄潰九有旣截四海乂安漢
官威儀方陳盛禮衛多君子寄是瞻式便可解嚴以
時宣勅

敬帝太平元年九月詔曰饑寒流移勒歸本土
陳文帝天嘉元年詔曰汚罇土鼓誠則難追盡卯彫
薪或可刪革梁氏末世奢麗已甚芻豢慝於胥史歌
鍾列於管庫土木被朱丹之采車馬飾金玉之珍遂
欲澆流遷訛遂遠朕自諸生頗爲內足而家敦退素
室靡浮華觀覽時俗嘗所扼腕今妄假時乘臨馭區
極屬當淪季思聞治道菲食卑宮自安儉陋俾茲薄
俗獲反淳風雕鏤淫飾非兵器及國容所須金銀珠
玉衣服雜玩悉皆禁斷

六年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紛十年不解
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
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
歲逾二百若有經綸王業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
無之而零落山丘變移陵谷咸皆剪伐莫不侵殘玉
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
年之表自天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脩祖武
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邦車駕巡遊眇瞻河雒
之路故喬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栢嘗守唯
戚藩舊壘士子故塋掩殫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
隸負土無期子孫空滅手植何寄漢高祖畱連於無

九尺一尺政令
恩武帝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
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繼前王侯自古忠烈墳冢被
發絕後有可簡行脩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
咸暢稱朕意焉

宣帝太建四年八月戊寅詔曰國之大事受賑與戎
師出以律稟策於廟所以又安九月尅成七德自頃
掃滌群穢廓清諸夏乃貔貅之勦力亦帷帳之運籌
雖左衽已戡干戈載戢呼韓來謁亭鄣無驚但不教
民戰是謂棄之仁必有勇無忘武備磻溪之傳韜訣
穀城之授神符文叔懸制戎規孟德頗言兵畧朕既

慙暗昧良皆披覽兼昔經督戎備嘗行陳齊以七步

肅之三鼓自得育襟指掌可述竝令條制凡十三科

宜卽班宣以爲永準

臣欽若等按毛喜傳喜宣帝初
爲黃門侍郎帝將議北伐勅喜

撰軍制凡十三
條詔頒行天下

十一年五月乙巳詔曰昔軒轅命于風后力牧放勳

咨爾稷契朱虎冕旒垂拱化致隆平爰逮漢列五曹

周分六職設官理務各有攸司亦幾刑措十世彌永

竝賴群才用康庶績朕日昃劬勞思弘治要而機事

尚擁政道未凝夕惕于懷罔知攸濟方欲仗茲舟楫

委成股肱徵名責實取寧多士自今維尚曹府寺內

省監司文案局叅議分判其軍國興造徵發選序三
獄等事前須詳計然後啓聞凡諸班次務令清又約
法守制較若畫一不得前後乖舛自相矛盾致有枉
滯紆意儻文糾聽所知靡有攸救

十二月己巳詔曰昔堯舜在上茅屋土階禹湯爲君
藜杖韋帶至如申帳珠珞華棖壁璫未能雍熙徒聞
侈欲朕企仰前聖思求訟平政道多違澆風靡又至
今貴里豪家金鋪玉舄貧居陋巷彘食牛衣稱物平
施何其遼遠燿烽息役興賦兼勞文吏姦貪妄動科
格重以旗亭關市稅歛繁多不廣都內之錢非供水

衡之費逼過商賈營謀私蓄靜懷衆弊宜事改張弗
弘王道安極民蠹今可宣勒王衣尚方諸堂署等自
非軍國資湏不得繕造衆物後宮僚列若有游長掖
廷啓奏卽皆量遣太子秘戲非會禮經樂府倡優不
合雅正竝可刪改市估津稅軍令國章更湏詳定唯
務平允別觀離宮郊闕野外非嘗饗宴勿復脩治并
勒内外文武車馬宅舍皆循儉約勿尚奢華違我嚴
規抑有刑憲所繇具爲條格標榜宣示喻朕心焉
後主以太建十四年嗣位四月庚子詔曰朕臨御區
宇撫育黔黎方欲康濟澆薄蠲省繁費奢僭乖衷實

宜防斷絙縷金銀薄及度物化生土木人絲花之屬
及布帛幅尺短狹輕疎者並傷財廢業尤成蠹患又
僧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律民間淫祀祇書諸珍
恠事詳爲條制並皆禁絕

癸卯又詔曰中歲克定淮泗爰涉青徐彼土酋豪並
歸款罄誠分遺親戚爲質任今舊土淪陷復成異域
南北阻遠在得會同念其分乖殊有愛戀夷狄吾民
斯事一也何獨譏禁使彼離析外不卽簡任子館及
東館并帶保任在外者並賜衣糧頒之酒食逐其鄉
路所之阻遠便發遣船仗衛送必令安達若已預任
官及別有事義不欲去者亦隨其意

東魏孝靜天平元年十月自維遷都于鄴十二月詔
曰內外解嚴百司悉依舊章從容雅服不得以袴衫
從事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詔曰自今以後諸有文
啓論事並陳要密有司悉爲奏聞

武成帝太寧元年詔曰王者所用唯在賞罰賞貴適
理罰在得情然理容進退事涉疑似盟府司勳或有
開塞之路三尺律令未窮畫一之道思文王之官人
念宣尼之止訟刑賞之宜思獲其所自今諸應賞罰

皆賞疑從重罰疑從輕
後主天統四年十二月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
罷之

梁太祖開平元年六月癸亥詔以前朝官僚譴逐南
荒積年未經昭雪其間有懷抱材器為時所嫉者深
負冤抑仍令錄其名姓盡復官資兼告諭諸道令津
致赴闕如已亡歿並午歸葬以明恩蕩

十二月隸州蒲臺縣百姓王知嚴妹以亂離併失怙
恃因舉哀追感自截兩指以祭父母帝以遺體之重
不合毀傷言念村閭何知禮教自今後所在郡縣如

有截指割股不用奏聞

是年諸道多奏軍人百...
股青齊河朔尤多帝曰此

因心亦足為孝但苟免徭役自殘肌
膚欲以庇身何能療疾並宜止絕

二年詔禁戢諸軍節級兵士及供奉官受旨殿直以
下各脩禮敬

三年正月幸西京勅近年以風俗未泰兵革且繁正
月燃燈廢停已久今屬創開鴻業初建維都方在上
春務達陽氣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開坊市
門一任公私燃燈祈福

八月勅所在長吏放雜差役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
自今後州縣府鎮凡使命經過若不執勅文券並不

得妄差人驢及取索一物已上又今歲秋田皆期大
稔仰所在切如條流本分納稅及加耗外勿令更有
科索切戒所繇人更不得於鄉村乞託擾人

九月制內外使臣復命未見便歸私第者朝廷命使
臣下奉行唯於辭見之儀合守敬恭之道近者凡差
出使往復皆越掌規或已辭而尚在本家或未見而
先歸私第但從已便莫稟王程在禮敬而殊乖置典
章而私舉宜令御史臺別具條流事件具黜罰等奏
聞

是月河中奏准宣詔使有銅牌者所至卽易騎以避
十一月甲午祀南郊戊戌制曰夫嚴祀報本所以通
神明流澤覃休所以惠黎庶斯蓋邦家不易之道皇
王自昔之規敢敦大猷茲惟古義粵朕受命于今三
年何嘗不寅畏晨興焦勞夕惕師唐虞之典上則於
乾功挹殷夏之源下涵於民極欲使萬方有裕六辨
無愆然而志有所未孚理有所未達致姦宄作孽旱
霍爲災驕將守邊擁牙旗而背義積陰馭氣陵玉燭
以干和載考休徵式昭至警朕是以仰高俯厚靡惜
於責躬履薄臨淵冀昭於玄覽兢兢慄慄夙夜匪寧
及夫動干戈而必契靈誅陳犧齋而克章善應苟非

天垂丕祐神贊殊休則安可致夷克渠就不戰之功
變沴戾氣作有年之慶况靈旗北指喪犬羊於亂轍
之間飛騎西臨下邳翟若走丸之易息一隅之煙燧
復千里之封疆而又掃蕩左馮討除峴首故得外戎
內憂益知天命之攸歸喙息跂行共識皇基之永固
仰懷昭應欲報無階爰因南至之辰親展園丘之禮
茲惟大慶必及下民乃弘渙汗之私以錫疲羸之幸
所冀漸臻蘇息亟致和平噫朕自臨御已來歲時尚
爾氛昏未殄討伐猶頻甲兵湏議於餽糧飛輓頻勞
於編戶事非獲已慮若納隍宜所在長吏倍切撫綏

明加勉諭每官中抽差徭役禁猾吏廣歛貪求免至
流散靡依凋弊不濟宜令河南府開封府及諸道觀
察使切加鈐轄刺史縣令不得因緣賦歛分外擾人
凡關庶獄每尚輕刑只候纒罷用軍必當便議優給
德音節文內有未該者宜令所司類例條件聞奏
四年五月甲辰詔曰竒邪亂正假偽奪真既刑典之
不容宜犯違而勿赦應東西兩京及諸道州府制造
假犀玉真珠腰帶璧珥弁諸色售用等一切禁斷不
得輒更造作如公私人家先已有者所在送納長吏
對面毀棄如行勅後有人故違必當極法仍委所在

州府差人簡察收捕明行處斷是時兩京豪族至于賤隸必假犀王之詐

雖有嚴令亦不能禁止

六月己未朔詔軍鎮勿起土功

九月戊寅頒奪馬令先是王師擊賊獲馬皆令上獻

至是乃止之蓋欲邀其奮擊之効也

五年正月庚寅制曰扈氏不恭固難去戰鬼方未服

尚或勞師其蟻聚餘妖狐鳴醜類棄天嘗而拒命據

地險以偷生言事討除將期戡定問罪止誅於元惡

挺災可憫於遺黎每念傷痍良深愧歎應天兵所至

之地宜令將帥節級嚴戒軍伍不得焚燒廬舍開發

丘隴毀廢農桑驅掠士女使其背叛之俗知予弔伐

之心又制曰戎機方切國用未殷養兵須籍於賦租

輓粟尚煩于力役所在長吏不得因緣徵發日務貪

求苟有故違必行重典立法垂制詳刑定科傳之無

窮守而勿失中書門下所奏新定格式律令已頒下

中外各委所在長吏切務遵行盡革煩苛皆除枉濫

用副哀矜之旨無違欽恤之言

乾化二年正月宣上元夜任諸寺及坊市各點影燈

金吾不用禁夜近年以來以都下聚兵太廣未嘗令

坊市點燈故也

